

書



且使淮南之西老果通於母而爲女人則正可助吾以  
雄賦之西王母爲女仙之說然而前三說中斷斷無之  
則必不可不明者淮南者前三說之書也故雖臆測其  
爲西母之稱而實不確也若夫後世之稱西王母爲西  
母者亦有之矣晉傳元歌詞云西母出穴聽王父吟東  
廂此則其沿習於第四說之書而後爲此稱者且旣稱  
西母而顧謂之出穴則又錯雜於前三說之山海經而  
不能區別正如張湛引山海經之說以注列子郭璞引  
禮三朝竹書穆天子傳之說以注山海經也乃彼此各  
不相蒙者也夫傳元旣去王字而稱爲西母則必其如



漢武內傳所云容顏絕世之女人矣試問安有此狀而乃穴處者乎且穴處之說與虎齒豹尾相連者也既曰出穴則必爲虎齒豹尾之形容矣尙得謂之西母乎故西王母三字不獨西字不可去王字亦不可去也其去王字猶之去西字也此乃前三說之書所必無之義也傅元不知旣強去山海經之王字又誤認山海經之說爲女仙失之遠矣故西王母之稱傅元有之而淮南子則斷斷無之也凡此皆以明前所謂第一第二第三說之書並未有以西王母爲女人者也惟其不以西王母爲女人故凡第一第二第三說之書載籍雖多絕無一

去西字而專稱王母者也至第四說誕極之書始以西王母爲女人以其爲女也則以母字之義特屬於女而稱之於是乃去西字而專稱王母矣試就每書而隨舉其一焉十洲記云漢武帝旣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神異經云王母欲東登之自通帝驗期云王母於七月七日乘紫雲之輦易林云戴堯扶禹從喬彭祖西遇王母洞冥記云董謁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漢武故事云王母遣謂帝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漢武內傳云忽見一女著青衣美麗非常爲王母所使博物志云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於殿西拾遺記云王母之桃王公之瓜



可得而食凡此等乃第四說荒誕至極之書皆以王母  
爲女仙然後其書中乃或稱西王母或去西字而專稱  
王母且其書中雖亦或稱西王母然其每書之中皆必  
有專稱王母者卽前所列者是也是專稱王母必女仙  
之說之書而後有之也若第一第二第三說不女仙之  
書則必不偶一專稱王母其以爲女仙之諸書則每書  
必專稱王母截然兩段界限分明由此觀之卽使凡著  
書之家後先相約亦豈能適相符合如此也此可見王  
母二字之省文實爲前人之所無直至變爲女仙之說  
之時而始有分明確鑿卽此一端而論已顯然有正變

之分而予之劃第四說之女仙爲從來言西王母者之  
大變而不得更以前三說混之者其言爲不爽矣乃後  
之人並不知王母二字之專稱乃獨出於第四說女仙  
之書而爲前三說所未有直以爲前三說亦可專稱王  
母於是至有引前三說明明有西字之書而亦漫去其  
西字者如抱朴子所云王母之遣使越裳之重譯又李  
善緒白馬賦注引史記周穆王遇王母樂而忘歸皆直  
削其原書之西字而但曰王母夫抱朴子王母遣使之  
文本於禮三朝者也乃郭璞引禮三朝明明曰舜時西  
王母遣使獻玉環卽大戴禮少間篇亦明明曰西王母



來獻其白瑄其原文明明有西字而葛洪去之也李善  
遇王母之文引史記者也乃史記趙世家明明曰遇西  
王母樂而忘歸卽史記所本之列子穆天子傳亦明明  
曰賓於西王母其原文明明有西字而李善去之也此  
益可見前三說之書之斷不得去西字而但稱王母而  
後人之引其書而任意去之者則以其胸中誤沿於第  
四說之名稱習焉不察乃至並其所引之書之原有西  
字者而亦視爲可有可無蓋卽已之削去其西字而亦  
漫然不覺矣而豈知其原書之實不如是也然予歷別  
諸書專稱王母之爲女仙者非論諸書乃援諸書以證

衡賦而明雄賦也以著書而論非女仙之說無專稱王  
母之書以製文而論則非女仙之說自必無專稱王母  
之文乃衡賦之聘王女於銀臺旣爲專稱王母之文則  
合諸書證之衡賦之以王母爲女仙復何疑也衡賦旣  
爲女仙則雄賦之西王母益爲女仙更何疑也蓋衡賦  
之辭義以雄賦爲膠柱之瑟依樣之葫蘆者也向使無  
西王母爲女仙之說則與昭儀無可關合則雄賦並不  
得有西王母之文向使雄賦無西王母之文則衡賦無  
所傍依亦不得更有聘王母一段之文矣而或有等鈍  
儒於此猶未解也則必曰衡賦之爲女仙旣以諸書證



其專稱王母矣若雄賦則並未去西字而仍稱西王母  
安得以王母之說證之而謂其爲女仙乎則應之曰雄  
賦之以西王母爲女仙原爲有目共見予前所云本無  
庸贅言者也因恐謬儒之曲說故不惜費辭以明之而  
浸及於衡賦之去西字而專稱王母亦其可證之一義  
然予之以衡賦證雄賦者乃以衡之辭句直襲乎雄則  
衡賦卽爲雄賦故以衡賦之去西字而益證其爲女仙  
則卽以證雄賦雖不去西字而亦爲女仙也蓋衡賦之  
襲雄乃其全段生吞活剝不繫乎西與不西也夫至全  
段皆生吞活剝則雄賦之有西字與衡賦之無西字一

也不過以衡賦之無西字而益以證衡卽以衡與雄辭  
句之同而益以證雄也非卽以西字證之雄賦也夫前  
所謂不女仙之書絕不專稱王母而衡專稱之是以益  
證其爲女仙也前又謂女仙之書亦稱西王母而雄固  
稱之不得謂其有西字而卽非女仙也蓋前所證諸書  
乃謂必女仙之書而後或稱西王母或稱王母若不女  
仙之書則必不專稱王母非謂女仙之書之必不稱西  
王母也故凡女仙諸書其每書必專稱王母而其書中  
亦或有間稱西王母者如神異經云王母欲東稱王母  
也則卽如衡賦之專稱王母爲不女仙之書之所必無



者也而其上文所云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則女  
仙而亦稱西王母也則卽如雄賦之雖女仙而亦稱西  
王母也又十洲記云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稱王  
母也則卽如衡賦之專稱王母爲不女仙之書之所必  
無者也而其上文所云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  
所治則女仙而亦稱西王母也則卽如雄賦之雖女仙  
而亦稱西王母也推之漢武內傳洞冥記等凡女仙稱  
王母之書其中亦或有稱西王母者則卽雄賦之西王  
母也其書西王母之外必有專稱王母者則卽衡賦之  
王母也至於不女仙之書則必稱西王母斷斷無專稱

王母者也故觀衡賦之辭義卽不必去西字而已明明  
爲女人也而況乎其去西字也若謂衡賦非指女人何  
爲從女仙之書而去西字也觀雄賦之辭義卽不必證  
以衡賦而固明明爲女人也而況又證以衡賦也若謂  
雄賦非指女人何爲襲其賦者更益之以女人之明證  
而去西字也夫衡賦之所以無西字者以衡時女仙之  
說久行故相沿王母之稱恬不爲意而又衡賦之辭調  
適當用王母二字也雄賦之所以有西字者以雄時女  
仙之說雖著然專稱王母之號尙未大行而又雄賦之  
辭調適當用西王母三字也然則安用必如衡之去西



字而後爲女仙乎然則何不可卽衡之去西字而益證  
雄之爲女仙乎至予之所以不憚煩言以重明乎必女  
仙而後專稱王母者固所以證衡賦要正以明乎從來  
言西王母者之正變必當各爲區別爲前古一發其蒙  
也若謂區別之爲予臆說卽以專稱王母一端而論試  
觀前所謂不女仙之書若爾雅若禮三朝若竹書紀年  
若列子若穆天子傳若山海經若莊子若淮南子有一  
書專稱王母者乎試觀前所謂女仙之書若十洲記若  
神異經若漢武故事若漢武內傳若帝驗期若易林若  
洞冥記若博物志若拾遺記有一書不專稱王母者乎

且試觀爾雅禮三朝等凡必稱西王母之書有一書而  
指其爲女人者乎試觀十洲記神異經等凡涉專稱王  
母之書有一書而不指其爲女人者乎要之女仙之書  
亦有稱西王母而專稱王母則斷無不女仙者不女仙  
之書斷無專稱王母者觀於以上所明亦可以了然矣  
夫衡賦雄賦旣實爲女仙無疑矣則卽漢武內傳所謂  
容顏絕世之人矣則卽神異經所謂登大鳥翼會東王  
公之人矣卽洞冥記所謂聞歌聲而不見其形之人矣  
卽帝驗期等書所謂七月七日下午降漢武之人矣爲問  
如此之西王母豈有置之於玉女處妃清臚蛾眉之外



而不與並論者乎爲問如此之西王母豈非極乎自古  
言西王母者之大變別當劃之爲一說而不得更以前  
三說牽率而混淆者乎總之西王母者自有女仙之一  
說則舉世相傳自漢以來至於今日雖村童巷媪莫不  
信之雖壽章輓額莫不登之問有於今日而復持國名  
虎齒等說以雜於意言之中者乎無有也非不知其說  
也正以旣主乎女仙之說則他說置而不論也夫雄時  
之傳爲女仙與今日同雄賦之專主乎女仙與今日之  
壽章輓額同且雄時之崇尙女仙之說尤不止與今日  
同而或者猶欲以國名虎齒等辭錯雜而曲爲之說也

則亦惑之甚矣此以上皆以悟夫謬儒不顧文義而妄  
爲雄辯者也明乎此則可以默而息矣然此一說旣明  
則必復有謬儒不考衆論更執一說以爲雄辯者矣夫  
辯者又何以說乎則必曰所謂第四說之書者多出於  
雄後雄何由而見之而本之而以西王母爲女仙乎則  
答之曰汝旣爲雄辯吾正欲以是詰汝而告汝也其詰  
汝者何也夫前所列第一第二第三說之書絕無不以  
西王母爲女人者吾故劃出第四說之書以明雄與之  
相同而於前三說無與也然其書多出於雄後惟神異  
經十洲記相傳爲東方朔作在雄以前而論者又以其



書爲後人僞託則亦出於雄之後矣夫旣諸書皆出於雄後而前三說之書又皆未嘗以西王母爲女人則是雄以前無女人之說矣旣無女人之說則是雄無從以西王母爲女人矣乃其賦則旣於甘泉而言上壽又繼之以玉女處妃又申之以清臚蛾眉則固明明爲女人也試問其出於何書乎此吾之反以詰汝者也不特此也前所列諸書之中其出於雄後者若漢武故事漢武內傳舊皆題爲班固所作而論者則以漢武故事爲出於六朝然自三輔黃圖已數引其書而論黃圖者亦復以爲六朝所作若然則是以六朝引六朝同一六朝也

何以分二書之前後乎且唐張柬之則謂漢武故事爲王儉所作夫王儉於六朝中已當齊之世矣乃作於六朝之黃圖而又引之則是更出其後豈黃圖定出於六朝最後之梁陳而遽近引齊代之書乎若如書錄解題則以黃圖爲漢魏人所作豈漢魏間人而豫引六朝所作之漢武故事乎至漢武內傳則有謂其出於六朝者有謂其出於魏晉者夫謂其出於六朝則自晉以前已有引用其書者如郭璞遊仙詩云漢武非仙才則卽用內傳之語其非出於六朝可知故有識者以爲出於魏晉也然卽謂其出於魏晉而其所云七月七日王母乘



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與漢武酬接之事一一與帝驗期同夫帝驗期辭雖謬妄未必非漢緯也未見漢之末俗其所論說必莊於魏晉也惟帝驗期所言之王子登尙如男子而內傳則謂爲青衣之女人其說視帝驗期而又加變要亦不過互相傳述稍出後先夫漢之言仙視魏晉有過而無不及然則內傳之說又安知其必出於魏晉乎至如後之博物志所云王母乘紫雲車與漢武酬接之事則卽本於漢武內傳帝驗期而實卽同於漢武故事又拾遺記所云王母乘紫鳳輦與周穆酬接之事則又從故事內傳帝驗期漢武之事化出若非故

事內傳帝驗期等書實出於博物志拾遺記之前則博物拾遺之說從何而來然博物志拾遺記旣本於故事內傳帝驗期矣而故事內傳帝驗期之說又從何而來乎夫汝以女仙諸書出於雄後謂雄無從見之而本之此第就雄賦而言雄賦也而吾謂卽此出於雄後明明以西王母爲女仙之書亦復何所見何所本也若以諸書出於雄後謂女仙之義無從出而卽可以議雄賦之非女仙爲問卽此諸書女仙之義又何從出而顧明明爲女仙乎必此說明而後彼說可明也若此說窮則彼說亦復窮也此又吾之反以詰汝者也不特此也且如



謂女仙之說皆出於雄後雄無從而見之而本之而論者又以出於雄前之十洲記神異經爲後世僞作又並以出於雄後之漢武故事內傳爲出於六朝卽雄而上之亦不過謂內傳出於魏晉則是女仙之書莫先於魏晉矣夫書自魏晉而始造未必卽爲魏晉所通行則是當魏晉之世亦如雄世並無女仙之書而但有不女仙之書矣然一切不女仙之書若爾雅若禮三朝若竹書紀年若列子若穆天子傳若史記若山海經若莊子若淮南子旣未嘗有書言西王母爲女人更未嘗有書言王母而雲衣霞冠也未嘗有書言王母驂龍駕螭也未

嘗有書言王母食瑤食玉也未嘗有書言衆仙從王母而駕龍乘雲冠佩列坐也未嘗有書言王母有簫管鼓樂也夫旣魏晉以前諸書皆無此說則自魏晉以上且一切著書歌詩屬文之家皆無從知有此說卽不當有此文乃自魏晉而上以至於漢而實皆有此說傳有此文爲問其出於何書乎試就魏晉而隨舉之如張華遊仙詩云玉佩連浮星輕冠結朝霞列坐王母堂艷體食瑤華嵇康遊仙詩云受道王母遂升紫庭嵇詩云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際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長生卽以詩中之鍾山層城華蓋若英紫庭天衢等語證雄此賦之崑崙而崑崙明矣卽雄所以言西王母者其故亦可明矣又溯而上之



至曹子建辨道論云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夫三  
鳥備役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姮娥不若椒房之麗也  
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  
也瓊藥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又上之至魏武帝氣出  
唱云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吹我洞簫鼓瑟琴何聞  
聞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爲樂玉女起起舞移數時鼓  
吹一何嘈嘈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烟乘雲駕龍鬱何  
霧霧遨遊八極乃到崑崙之山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  
停又云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爲堂芝草生殿傍東西廂  
客滿堂主人當行觴坐者長壽遠何央魏晉之文辭如

此則是以西王母爲女人也以王母爲雲衣霞冠也以  
王母爲驂龍駕螭也以王母爲食瑤食玉也以衆仙從  
王母而駕龍乘雲冠佩列坐也以王母爲有簫管鼓樂  
也夫使女仙之書其後者出於六朝其前者亦止出於  
魏晉則此魏武陳思嵇康張華當魏晉之世之始而已  
昌言若是其說何所本而來乎夫魏武陳思之時雖魏  
而猶漢也即使內傳實成於魏安得出於其前而爲其  
所本之故實乎則所謂女仙之說在後無從見之而本  
之者卽以文辭而論又豈獨雄賦爲然乎亦必此說明  
而後彼說乃明也若此說窮則彼說亦復窮也此又吾



之反以詰汝者也故汝以女仙之書皆出於雄後是但就雄賦言雄賦也乃世之論女仙之書者不獨謂其出於雄後乃直至於魏晉而始作其書夫書至魏晉而始作則魏晉之始亦尚無其書無其說無異於雄世也乃魏晉之人紛紛以為女仙若此且紛紛形容女仙若此溯而上之則張衡之世亦猶魏晉之世也即猶雄之世也而亦言女仙若彼且去西字而專稱王母若彼且即前所引張華嵇康所云王母堂庭陳思所云王母之宮魏武所云乃到王母臺乃上之而至於易林所云西遇王母雄賦以西王母上壽次於弱水之下試即隨舉易林觀之可明如云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

與天相保又云戴堯扶禹從喬彭祖西遇王母道路夷易無敢難者又云發輓温谷暮宿崑崙終身無患光精照耀不被患難弱水即崑崙崑崙即西王母之山其二云老壽無難辭意皆為一轍故又有云登崑崙入天門過槽邱宿玉泉開惠觀見仁君又有云西歷玉山東入玉門登上福堂飲萬歲漿天門玉山皆崑崙也即弱水西有西王母也蓋當時侈言崑崙王母如此則諛頌者安得舍之以立言即觀易林之語已不啻為西王母上壽繪說而摹神矣亦皆專稱王母與張衡同矣既女仙之書皆出

於其後則凡此諸家何從知其為女仙乎豈獨雄乎故欲謂雄賦非女仙則必諸家皆非女仙而後可也何也女仙之書皆出於其後與雄同也乃女仙之書雖相傳出於諸家之後而諸家明明為女仙則女仙之書雖相傳出於雄後而又何疑於雄賦之女仙也由此觀之則



卽今日所傳女仙之書始作於魏晉之世而女仙之說則必在魏晉以前何也若無其說則諸家無自而云然也然其前既有女仙之說卽必當有女仙之書何也若無其書則諸家何至用之如典要也夫欲證雄賦原不必下及於魏晉而兼言魏晉乃益可以上證雄賦乃益可以了然於今日相傳西王母之諸書蓋今所傳女仙諸書若如後人尙論雖至古亦不過謂其出於魏晉是不信其書之出於前人也然魏晉以前分明有女仙之說之文辭而尙論者又如其時代而信之豈不兩相刺謬良以觀文者習其風華遂視爲成說相沿而不顧女

仙之書之反出其後論書者讀其誕妄遂以爲後人僞作而不計女仙之文之已出其前蓋誕妄之在書者人所易知故一見則從而非之誕妄之在文者人所不覺故每讀率從而美之非美其說也美其文也美之而忘其說也豈知女仙之說文與書之義旣相同則文卽書也書卽文也要必先有書而後有文斷無先有文而後有書者也然則魏晉以前其必有女仙之書無疑也卽可見雄以前其亦既有女仙之書無疑也何也以由魏晉而上至於雄皆明明爲女仙之文則其前必有女仙之書顯然也非書而文於何本也故使謂由魏晉以上



至於雄世而並無以西王母爲女仙清臚蛾眉之書乎  
無以王母爲雲衣霞冠驂龍駕螭食瑤食玉之書乎無  
衆仙從王母駕龍乘雲冠佩列坐簫鼓管樂之書乎乃  
雄賦則居然言清臚蛾眉矣在賦辭雖屬之玉女處妃  
而實屬之西王母也此前三說之書所未有也則卽帝  
驗期漢武內傳所謂西王母乃天姿奄藹容顏絕世之  
人也若非雄世先有似此等者之書豈不書在後而文  
在前乎至張華則居然言玉佩連浮星輕冠結朝霞矣  
子建則居然言雲衣羽裳矣前三說之書未有也則卽  
帝驗期漢武內傳所謂戴太一晨纓之冠躡方瓊鳳文

之履服青霜之袍曳六出火玉之佩也若非華世先有  
似此等者之書豈不亦書在後而文在前乎且子建又  
居然言駕螭驂霓矣魏武又居然言乘烟駕雲乘龍矣  
前三說之書未有也則卽帝驗期漢武內傳所謂乘紫  
雲之輦駕九色斑龍羣僊數千或駕龍虎或乘白麟白  
鶴之類也若非魏世先有似此等者之書豈不亦書在  
後而文在前乎且張華又居然言艷體食瑤華矣子建  
又居然言瓊藥玉華矣前三說之書未有也則卽帝驗  
期漢武內傳所謂積石瓊田飛仙所服自設天廚真妙  
非常也張華嵇康又居然言坐王母堂升王母庭矣魏



武又居然言從西北來仙道多駕烟乘雲駕龍乃到崑崙之山西王母側乃到王母臺客滿堂行觴上壽矣前三說之書未有也則卽漢武內傳所謂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羣僊數千或駕龍虎麟鶴之類光耀庭宇別有五十天僊側近鸞輿咸住殿下也且魏武又居然言吹我洞簫鼓瑟琴鼓吹一何嘈嘈矣前三說之書未有也則卽帝驗期漢武內傳所謂王母命諸侍女彈八琅之璫吹雲和之笙之類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及雲中簫鼓之聲等語也若非魏武嵇張之世先有似此等者之書豈不亦書在後而文在前乎凡此諸文辭形容西王

母之女仙者若以其說核之於今所傳之諸書凡書之出其前如爾雅禮三朝等書者皆絕與之不相符合則旣不能謂其文辭之出於彼書凡書之與相符合如帝驗期漢武內傳等書者乃尙論者又以爲皆出於其後則又不能謂其文辭之出於彼書若執此二說論之則是魏武陳思嵇康張華等之文辭竟無所本之書而憑虛出之乎然安有諸文辭而無從出之書之理也由是觀之則卽如帝驗期漢武故事內傳等帙雖未必魏晉以前之書而其說明明爲魏晉以前之說設非其說出於魏晉以前則魏晉諸人何從知有此說且設非魏晉



以前既有其說而又別有其書則魏晉之文辭又安能無實有所本之書而但本於空說夫魏晉之時其無今日所傳女仙之書與雄時同也然其文辭之以西王母爲女仙亦與雄賦同也魏晉之前既必先有其說先有其書而後其文辭乃有所出則雄時亦必先有其說先無自逐一形容女仙卽雄亦何所本而以西王母爲女仙而置之於玉女處妃清臚蛾眉之列與魏晉形容之辭義適相等也然則今日所傳女仙之書卽謂十洲記神異經爲後人所僞爲而他書又皆出於魏晉以後要

其前必有與諸書相等之說之書而爲今日所傳諸書之粉本者可無疑也且豈獨魏晉之世豈獨由後漢而及於雄之世卽雄以前若易林之以西王母爲女仙其書已不得謂後人所僞託至相如大人賦則固確鑿出於其手其所謂睹西王母皤然白首云云者設非當時以西王母爲女仙相如何因而風戒蓋女仙之說正盛於漢武之世則卽必有女仙之書成於其際而爲相如之所辨說此則出於雄以前者故以雄之前後證之而後益明乎雄之必有所見必有所本也夫第四說之書如十洲記神異經漢武故事內傳之類世皆不信爲漢



夢陽堂文選 卷之六 真  
人作者無他其一不過以其說之荒謬至於肆口無稽  
然漢人之書卽如淮南所謂姮娥竊藥奔月而張衡靈  
憲至謂其託體爲蟾蜍其荒謬何以異於十洲神異諸  
書而何以實爲漢人之作乎其一一則不過以辭之孱弱  
不類漢人所爲然作書而至於遊戲放誕之小說亦未  
必以古茂洪鬯之筆行之蓋卽漢人之古茂洪鬯亦其  
製造之文言而非其本來之質言也歷觀漢時女仙之  
說明明視後世而更熾則十洲神異漢武故事內傳等  
書雖未必卽東方朔班固所爲要必漢時先有其書而  
爲後人粉本斷非後世之憑空結撰也若謂後世憑空

結撰何以不言西王母之於他人而獨於漢武也夫漢  
武之慕西王母卽他書不足憑已明明有大人賦之可  
據安得謂其說之結撰於後人也且若謂後世憑空結  
撰則必兩漢之時無以西王母爲女仙之說而後可也  
夫豈不見相如張衡魏武陳思張華等之文辭乎而又  
豈獨雄賦乎然則以第四說女仙之書爲皆出於雄後  
以爲之說者其亦未之思矣此以上又以悟夫謬儒不  
考衆論而爲雄辯者也夫雄賦之爲女仙女仙之爲昭  
儀其辭義原自了然本不待辯至此二說旣明則觀者  
當益無可辯矣然或有等謬儒又持一說謂予所據以



爲不女仙者雖有前三說之書烏知其書亦多爲後人所訾議謂其不出於古則是所傳以爲不女仙者乃失所據依而不足信矣然此豈待謬者知之乎夫後人之於古書其不議者蓋鮮如吾所謂前三說之諸書乃至如爾雅亦謂其不出於古大戴禮亦謂其多非本書其餘竹書紀年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則議之者益衆然予之爲此論者正以明雄賦之西王母同於第四說之女仙而前三說之書非女仙故但明乎女仙之說爲前三說所無而予言遂不謬也今以前三說之書爲非出於古則是謂古者無此諸書也夫至並諸書而亦爲古

之所無更何從而言女仙則是助予不女仙之說而女仙之必出於第四說之諸書其義益明也蓋予所論前三說之諸書在明其不女仙而不在論其書之古今也然予之所以引諸書相證者正謂其書之實出於古何也統稱西王母與專稱王母之不同其義發之自今者也前乎此者不知雖漢人亦不知也何以見漢人不知卽如張衡固不知也在前人則但知西王母而並不知有所謂專稱王母者自有女仙之書而後創而專稱王母而後人乃相沿而專稱王母故卽張衡魏武陳思嵇康張華等之專稱王母乃因其時既有王母之稱出於



相沿之自然而初非有意也卽作者亦不自覺也卽前人之統稱西王母而不專稱王母亦因其時尚未有王母之稱出於相沿之自然而非有意也而作者亦不自覺也夫前三說之書旣皆稱西王母而絕無偶一專稱王母者則可知其時並未有王母之稱而出於自然益可知其並無女仙之義而無從知其未然也則諸書之皆出於古也明矣且若謂其書不出於古則更明明不女仙而雄賦實女仙則必有等如第四說之書之出於雄前者益明矣然則謬者亦徒爲辭費矣此又不必辯而亦不得不辯者也合謬儒之二三說觀之一則執前三

說之書以強混於雄賦而欲爲之辯一則以第四說之書謂皆出於雄後而亦欲爲之辯一則以前三說之書謂不足以爲雄證而亦欲爲之辯然反無以解免於雄賦之女仙而卒不能辯蓋彼之執此三說者猶且自詡通儒而以爲實事求是也夫實事求是者必其事之本實本是而後可求也若雄賦之所謂西王母乃不實之尤者何從而求其是乎夫古今無二西王母也溯其始則爲國忽變而爲人又忽變而爲神爲仙又忽變而爲女仙且爲至娟極美之女仙非西王母之自變也人心之虛幻變之也爾雅三朝儒者之經等乎古義者也變



而爲列子道家之書則人矣變而爲山海經外紀家權  
輿之書則神矣變而爲淮南雜家之書則仙矣變而爲  
十洲神異小說家詭誕之書則女仙矣變而爲漢武內  
傳故事小說家狎褻之書則女仙而娟美絕世矣其間  
又雜以竹書穆天子傳史記莊子帝驗期洞冥記博物  
志拾遺記等書各本其說而爲附麗於是西王母之故  
實乃種種不齊矣其實何嘗有二西王母乎且以上諸  
書之中又有一書而其說不同者若淮南墜地形所云  
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則卽國名之說也至覽冥訓所云  
西老折勝其文與黃神嘯吟對舉則處之於神與仙之

間矣至其所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  
月則仙人之說矣蓋淮南乃雜家之書非出一人非主  
一說故卽一書而其說之不同若是又如竹書紀年亦  
雜採衆書而爲紀載故其言舜時西王母來朝則明明  
如爾雅三朝記之爲國名而其言周穆西征見西王母  
則又如列子穆天子傳之爲人名卽一書而其不同又  
若是況諸書之各自一說者乎蓋至漢之中葉無不以  
西王母爲女仙此說行而諸說並廢故相如之大人賦  
則力陳其妄而雄之甘泉賦則如見其真也此其所以  
儕玉女而侶處如也夫以玉女處如之仙道神靈安得



目之為色色之者雄此賦始色之也雄所以色之者因西王母之色而色之也且不獨色之而又俛視視之玉女處如寃矣乃謬儒於此猶執實事求是之說以為雄辯不亦惑乎且論雄賦而實事求是則必求乎雄賦之實之是非謂求乎西王母之實之是即可以當雄賦之實之是也蓋雄賦之實之是實指女仙也實比昭儀也求乎此則得其所以為是者也若西王母之實之是與雄賦相反者也愈求之而去雄賦愈遠矣予聞謬者之說以求雄賦之實之是乃所以為實事求是也蓋以西王母比昭儀者正雄當日之實事也此說明則凡讀一

切西王母之書者其必有所區別而不至糾葛無窮矣惟是西王母之異同人之習而不察久矣乃今忽剖諸書為四說實分女仙不女仙而為二說其論創而無因則必又有議予故為臆妄藉以強伸已說者然予忝尊文辨道之見竊論前賢設有纖芥未安亦安敢欺今蟻古惟不伸乎已其道不明不折乎人其辭不備非率以謬儒嗤人而自謂不謬也夫西王母之書具在何不可反覆按之脫令不專稱王母之諸書其中有一語涉乎女仙則是予之謬也脫令不涉乎女仙之諸書其中有一語專稱王母則是予之謬也脫令專稱王母之諸書



有一書不涉乎女仙則是予之謬也脫令涉乎女仙之  
 諸書有一書不專稱王母則是予之謬也脫令雄賦之  
 前有以女仙之西王母入於雅正之文辭者則是予之  
 謬也脫令張衡賦之前有專稱王母而入於雅正之文  
 辭者則是予之謬也夫著書者古人製文者古人彼不  
 能人人豫揣予今日之有此論而故與予合也以上論女仙必  
 反覆然後盡明非為故贅且予抑亦有異於張衡也後漢書衡傳言  
 衡常耽好元經謂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  
 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云云若是則是雄之撰  
 著惟衡知之深矣即後人觀其言者亦無不謂知雄莫

衡若矣夫雄賦西王母數語較之太元其為易知甚矣  
 乃觀其論太元之語分明鄭重若已獨知之而與人以  
 不可知而於此西王母之易知者則並不知而反強襲  
 之以託於知則其所謂妙極道數與五經相擬者得無  
 亦僅託於知而為濫譽歟且衡傳謂衡研覈陰陽妙盡  
 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文甚詳明而崔瑗又謂衡  
 數術窮天地制作倅造化衡靈憲序則云昔在先王將  
 步天路用定靈軌云云是則衡所著靈憲準天地法先  
 王宜乎言皆有則矣乃其書中則有常娥竊藥奔月託  
 體為蟾蜍之語則其所謂言甚詳明窮天地軌先王者



豈蟾蜍之義亦在其中乎雖其語僅屬片言要非所稱  
 靈憲書中之所當有也元白珽湛淵靜語亦嘗議之云  
 淮南子載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奔月後  
 漢張衡遂引為證且云常娥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尤可  
 笑也珽言如此此豈得謂言之過歟由此觀之則即無  
 論乎衡而衡之自以為知雄者予固未敢深信矣夫衡  
 以博洽名儒原未能以是而議其全體然如其賦之王  
 母一段其贅亂於雄賦若此雖曰君子之過然亦何以  
 自解乎蓋衡但知傾倒於雄而深信其人至漫稱其所  
 著可擬五經初不料其諛頌昭儀至於此也以京都之

大手筆而有思元之累豈非不審之故歟

向不解衡所  
思何元以衡

賦辭及其論太元之言核之則其所思乃直是太元  
耳不謂衡為雄所愚至此須合後論太元篇觀之

吾乃更有異於李善也善注雄此賦之西王母云言既

臻西極故想王母而上壽乃悟好色之敗德故屏却玉

女及處妃既語語不可解矣試問郊祀甘泉何為而臻

西極即臻西極又何以謂之故想王母而上壽即故想

王母上壽又何以乃悟好色之敗德即乃悟好色之敗

德又何以但屏除玉女及處妃在善只圖就雄賦之本

文聊以敷衍其屏却而實不自知其語之何解及注衡

之思元見其亦同於甘泉賦之言王母而繼以玉女處



妃亦同於甘泉賦之屏却玉女處妃而謂之不納則又無以解於玉女處妃之何以不納也又不能注以既臻西極故聘王母於銀臺乃悟好色之敗德也於是復逞其臆說忽引在西之王母而東之又特別王母於玉女宓妃之外而仙之既聊以敷衍思元之賦文而又藉以曲合甘泉之已注而其語乃更不可解何以言之思元之銀臺舊注云王母所居其言是也賦言聘王母於銀臺則銀臺自然爲王母所居也蓋銀臺卽瑤臺耳大凡諸書所載仙人居處如金臺瑁室瓊樓玉宇貝闕珠宮之類皆不過極寫神仙之奇麗非爲真有定飾定名也

然則銀臺猶言瑤臺何疑也後漢書注謂銀臺爲仙人所居則亦卽王母所居與舊注一也乃善則易而注之云史記曰三神山仙人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王母仙者故假言之其注甚可異矣夫三神山東海之山也王母之在西方夫人而知之卽思元賦銀臺本段之上下文其辭亦皆言西方之崑崙且其下句緊言戴勝明明爲西方之王母且卽甘泉賦善之已注亦言既臻西極故想王母而上壽可見王母在西無可移異矣何爲無端而忽引王母於東海之三神山乎若是豈不爲東王母而非西王母乎乃善亦覺易王母於東方之不順也



則又設爲虛空恍惚之辭而謂之假言夫假言二字何說乎讀者試取其注觀之將謂賦中本不當言王母而假言王母乎將謂因王母爲仙者而故假其西方之人以入於東海之三神山乎試問讀者能解之乎夫賦明明言聘王母於銀臺而又羞芝慙歡請人行遲則是實指王母之所在而並非假言與甘泉賦之欣然上壽者無異也何以彼注則指言旣臻西極而非假言於東此則注以假言於東而不任之在西乎且卽以善之此注詰之其上句旣引史記謂三神山爲仙人所在則是仙人真在神山也善旣言王母仙者而引之於三神山則

當王母亦真在三神山也何以他仙則真在而獨王母之仙則假言乎將謂王母卽在此三神山善何以謂之假言將謂王母不在此三神山而仍在西方善何爲以西方之王母而假言於東海之三神山乎將謂賦本假言何以見賦之假言乎賦又何爲而假言乎且王母則王母耳何爲而假言之玉女處妃何以不假言乎善以西方之王母而牽之於東及牽之於東而又謂之爲假試問畢竟東乎西乎真乎假乎此卽問之於善而善不知者也夫善注而何以謂善不知無此理則善必不知也善之所以爲此注者正以賦言王母而繼以玉女宓



妃無從解其進王母而退玉女宓妃之故而又安於不解而欲強爲之說適見銀臺之銀字與神山銀闕之字可以牽涉也於是引在西之王母而東之以設爲虛空恍惚之談又特加以王母仙者四字以見王母之獨異又加以假言二字以濟其虛空恍惚之境而與人以不可知其義以爲如是則正可見王母之與玉女宓妃實有所異正見王母之所以當進而玉女宓妃之所以當退而不納也而不知王母在西之不可以東也賦文之王母之並非假言也玉女處妃之亦神仙而無異於王母也要之善不過藉賦中之一銀字遂至架爲此說

較之甘泉之注不愈可笑乎且善於甘泉之玉女旣舍其西而偏遠引之於東荒乃於思元之王母又舍其西而偏遠移之於東海不知東方之人何爲而競入於西方之賦也夫善之注甘泉旣背謬若彼而注思元又背謬若此蓋善正因總爲選注明明見思元之言王母玉女宓妃與甘泉無異徒以兩不能解則兩爲不可解之游談以各成其注而不顧其辭又欲強爲彌縫故於思元賦乃特表以王母仙者四字若總釋其所以異於玉女處妃之故是所注者思元猶隱然爲曲合甘泉之地也不然王母之爲仙者盡人而知何待善之特爲表著



觀其特表王母爲仙語同嚼蠟則其支離粉飾益可見矣然善要更不知王母之當異於玉女處妃而欲曲合賦辭則不得不抑二人卽不得不強伸王母故於銀臺旣破舊注而別爲之說如此矣而於下文之解愁字則益強破舊注以曲合之文選思元舊注云愁笑貌後漢書注李賢亦引張揖字詁以愁爲笑貌且特著之云與此義合以賦辭核之蓋信乎其合也乃善則又易之而別引字林云愁謹敬也以謹敬爲是則以笑貌爲非善豈不知賦之文義之不合於謹敬乎徒以欲伸王母之故其意以爲若如愁笑之解則無以見其爲正人而異

於玉女宓妃必王母獨爲謹敬而後乃見其異而後此賦之雙材可以不納卽甘泉賦之王母上壽亦以謹敬而獨留也而善乃昧乎旣歡而又謂行遲雖不笑而亦笑也試問謹敬其旣歡又謂予之行遲此何言也且安有以謂爲謹敬者也善之易爲此訓者乃旣以曲合思元而又隱然爲附會甘泉之地其意尤皎著也且試就善注愁字之解而申論之按愁字小爾雅及國語注皆訓爲願小爾雅又訓爲強爲且家語注亦訓爲且漢書五行志應劭注訓爲且辭詩疏引說文訓爲肯從心也左傳注訓爲缺又訓爲且又訓爲發語之音詩釋文引



爾雅訓爲願爲強爲且今按爾雅皆無之實乃小爾雅也釋文又引韓詩訓爲閭方言訓爲傷廣雅訓爲傷爲憂詩箋訓爲心不欲自彊之辭左傳釋文則引字林訓爲閒至此思元賦後漢書之舊注則引左傳注以愁爲發語之音李賢別引張揖字詁以愁爲笑貌文選舊注亦訓爲笑貌皆絕無訓爲謹敬之意者而李善乃別引字林訓爲敬謹夫訓爲發語之音者既本於杜預又與諸訓且者相合也其訓爲笑貌者則與諸訓爲願爲閭爲肯從心者相合也且其義亦與賦辭相合則當從此二訓可也若李善訓爲謹敬則與諸家之各訓無一合

者且卽遍取毛詩左傳國語家語凡用愁字之本文亦未有可解爲謹敬者是愁字之義本不合於謹敬也惟說文有敬謹之訓蓋後人卽以此李善之注竄入者試詳言之說文云愁問也謹敬也一曰說也一曰甘也其問字之訓與諸家各訓無一相合段氏謂問字乃由展轉致誤蓋由冑字而誤爲玉篇所引之閒又由閒字而誤爲今本之問段因據詩疏所引說文肯從心之語而易今本問也爲冑也其甘字之訓段氏又據諸家而易之爲且也皆見於其所著說文注中其說甚當何也蓋易問爲肯則合於諸家願字之訓矣肯從心之訓矣不



然無論問字與諸訓不合卽詩疏所引說文肯從心之  
訓轉爲說文之所無無是理也故知其易肯之說當也  
則其以各本之問字閒字爲誤者似矣又段之易甘爲  
且則合於諸家心不欲自彊之訓矣強字之訓矣發語  
之音之訓矣且字之訓矣不然無論此訓不應爲說文  
所遺卽訓甘之義亦與訓說相重複矣故知其易且之  
說亦當也則其以各本之甘字爲誤者亦似矣至其說  
字之訓則又與韓詩問字之義合矣是說文所列四訓  
其三訓皆爲諸家各訓所有惟謹敬一訓則諸家絕無  
許氏不應此訓獨異於諸家也且其義亦絕不合於諸

經之懋字也然則果爲許氏之說乎殆非也何以見之  
說文之例凡解一義而一語言之不足又繼一語以足  
成之者則曰某也某也如所云尙曾也庶幾也以庶幾  
足成上句曾字之義者也又卑賤也執事也以執事足  
成上句賤字之義者也翬捷也飛之疾也以飛之疾足  
成上句捷字之義者也如此之類是下句仍卽上句之  
義故卽二語直截相承而中無間隔之字也此以二語  
轉成一義之例也至於解一義而其下句別爲一義者  
則其下句必加以一曰二字如所云玳火齊玫瑰也一  
曰石之美者美石與火齊玫瑰別義也又擘喘息也一



夢溪堂文說 第六篇  
日喜也喜與喘息別義也又遭遇也一日遷行遷行與  
遇別義也如此之類是下句與上句各成一義故加以  
一日二字爲間隔之辭或則稱亦稱又以別之此以二  
語歧成各義之例也然今本說文亦或偶亂其例則後  
人之誤而非許氏之原本也試隨舉之其有當無一日  
二字而有之者示部云禋絜祀也一日精意以享爲禋  
非其例矣乃段氏則已辯之曰凡義有兩歧者出一日  
之例說文多有淺人疑其不備而竄入者周語內史過  
曰精意以享禋也絜祀二字已苞之何必更端稱引乎  
此可見同爲一義者之斷不當有一日二字也禋字不

當有而有之故明明知其爲後人竄入非許氏之本文  
也又有當有一日二字而無之者兔部云媿兔子也媿  
疾也非其例矣乃段氏又以明之曰此上當有一日二  
字此可見別爲一義者之必當有一日二字也夫段氏  
之說例是矣然吾謂此條非一日二字之缺乃上句之  
添設也說文女部媿字云生子齊均也則兔子之義卽  
寓於彼故爾雅釋獸曰兔子媿本或作媿可爲兔子原  
作媿字之證其作媿者蓋轉假於媿疾也說文兔部別  
出媿字自爲免疾其文蓋但云媿疾也三字而已其免  
子也三字則後人以爾雅竄入者其文本無兩句故無



夢陵堂文說 第六篇  
從有一曰二字也此予爲段氏更進一解者也然此條無論予說段說之孰當總之若一說則不當有一曰二字若兩說則必當有一曰二字也實通部說文之例也夫其當有而無當無而有之不合於例者予每檢及輒見段氏先我言之此予往往服膺於段而益足見許例之確不可易矣至此懋字段訂說文云宥也謹敬也一曰說也一曰且也下二義旣加以一曰二字則謹敬句上亦當加以一曰也蓋敬謹之訓與宥訓非爲一義卽不從段氏之訂爲宥而仍如舊本之爲閒與問亦皆與謹敬非一義也亦當加以一曰二字也夫旣與上別爲

一義乃句上並無一曰二字而異於許例則必非許氏之本文矣蓋直淺人以此李善思元之注竄入矣乃段氏於此條則不言此上當有一曰二字而但云李善注思元賦引字林此訓玉篇引說文無此蓋段亦以此訓在疑似之間而未深求其顯然竄入之故也至集韻引說文亦有謹敬之訓韻會又易爲慎敬則皆竄入以後之事不足據也且卽觀玉篇之引說文亦可證許氏之本無此訓矣其引說文云懋閒也一曰說也一曰且也是直全舉說文之辭者而並無敬謹一句則可見許書本無此句也抑又有可議者如果說文本有此句李善



何以不引前之說文而引後之字林也此以上皆以明說文一曰二字有無之例懋字敬謹之訓當有一曰二字而乃無之故知其爲說文所本無也抑更有可議者左傳釋文引字林云懋閒也與玉篇所引說文相同可見字林之訓亦仍不出於諸家之訓中且諸家之訓皆無不彼此互同者如訓懋爲願則小爾雅及國語各注相同矣又與諸書所引說文之肯合矣訓懋爲強則小爾雅與詩箋心不欲自彊之辭同矣又與諸訓且者合矣訓懋爲且則小爾雅說文左傳注家語注漢書注皆同矣又與左傳注發語之聲合矣訓懋爲傷則方言廣

雅同矣又與廣雅之訓憂左傳注之訓缺亦合矣訓懋爲閭則韓詩與說文之訓說合矣凡此諸家各訓彼此皆有相同並未有一人異說一義孤懸而絕不與人同者也惟李善所引謹敬之訓既諸家無一相同又非說文所原有則其訓竟獨出於字林一書呂忱生於晉代祖述宜本先儒何從而有此獨異孤懸之訓乎則卽謂此訓之出於字林子尙未敢深信也書錄解題謂字林雜糅錯亂而其書自唐以後相傳卷數不一唐志雖著錄七卷或當善時已爲紛亂錯雜之書乎不可得而知矣且謹敬之訓與下句誚字相反者也謹敬安得誚讓



誚讓豈爲謹敬況所誚者爲行遲則佻達之誚而非矜莊之誚尤與謹敬不兩立者也夫舊訓憇爲發語爲笑貌與誚讓皆可兩立善偏取不兩立者而立之何也總之李善引字林以憇爲謹敬旣爲諸家各訓所無且按之諸家各訓無一相近且按之毛詩左傳國語家語所用憇字之本文其義無一可合且卽見於說文之此訓亦非出於許氏且卽其所謂出於字林者亦他處所未見而其義兼有可疑且卽字林實有此訓亦迥非思元賦憇其旣歡又誚行遲之義且卽憇字實爲謹敬而西王母何故爲此謹敬且卽西王母謹敬而玉女處妃又

何以不當如其謹敬且舊注旣有發語之訓明明可合賦義何以不當從而反舍之且舊注又有笑貌之訓亦明明更合句中旣歡之義何以不當從而又舍之且謹敬之訓明明與賦辭之文義齟齬矛盾而不合何以當舍一切諸家各訓而反專取之其種種遠乎人情違乎文義可見顯然欲飾此一訓以彌縫開脫思元賦之王母而實以彌縫開脫甘泉賦之王母而卽以彌縫開脫甘泉賦之已註是善明知已註甘泉之未安而欲強護其短以爲王母之謹敬正其甘泉賦注之所謂德也正異於甘泉賦注所謂玉女處妃之色也正其甘泉賦注



之所謂故也可謂異之甚矣要之善之甘泉及思元二注皆以玉女處妃爲不正者也乃善於離騷求處妃之所在則引王逸注云言我欲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云云夫善旣仍逸注而別無所說則亦以宓妃爲清潔之正人矣何以於甘泉思元又以宓妃爲不正之人乎雖注家隨文遷義要必其義之本爲兩可而後遷之也斷不能於本然清潔無邪之正人而忽正之忽邪之忽德之忽色之故爲顛倒汗鱗以就詞人也今幸猶是空洞之神人耳設有淑德貞行之婦人而亦爲詞人所汗鱗者豈注者亦故爲顛倒以曲從之乎夫古之

褻言宓妃者原有之矣天問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注以雒嬪爲宓妃而謂羿夢與交接其言當有所本然自羿之妄夢所感非宓妃之不正也又淮南子言妾宓妃妻織女然自淮南設爲虛空縹緲之辭以況真人非宓妃之不正也又曹子建洛神賦之言宓妃有良媒通辭之語然自子建假爲宓妃以自況非宓妃之不正也若雄甘泉賦之言宓妃非妄夢也非虛空縹緲也非自況也方自以爲風戒之正言則必處妃實爲不正之色而後當之也乃宓妃實非不正之色而雄顧却之且於玉女則屏之在雄豈不知玉女宓妃之非不



正徒以其所謂屏却者乃指成帝之衆妃則不能別取不正之人如妹喜褒姒者以當之且亦不合於崑崙故聊以玉女宓妃當其屏却不過以之爲妃嬪之別名並非謂其眞爲不正之媚色至其自序所云屏玉女却宓妃以微戒齋肅之事乃其日後補序之飾辭非作賦時之本意是則雄並未嘗以玉女處妃爲不正之媚色也然以雄作賦之私心言之故於玉女宓妃乃直加以屏却之辭若以讀書者之公論言之則玉女宓妃實不當有屏却之義則觀其賦者正當深惟其所以不當屏却而屏却之故以求其所以然何以反加以汙穢之辭竟

不顧自安於心但求強合於賦而並不知雄之本未嘗以玉女處妃爲色媚者是女妃之污穢不成於雄之作賦而成於後人之解賦也夫玉女雖荒渺難稽要爲正而無慝至處妃則無論其爲先聖處義之女伊洛本然之神皆爲莊重不佻之名號故離騷方取其清潔而引以爲重而劉向九歎亦云逐下秩於後堂迎宓妃於伊雒彼方且逐妾御而迎宓妃之賢女以配於君乃雄徒以諛頌昭儀之故借其名以爲屏却而張衡之思元賦遂加之以蠱媚微笑等辭乃至如郭璞遊仙詩復採衡賦之朱脣微笑而云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直若宓



妃之色媚已成定論皆由雄賦之一語啟之至李善則  
又強作其甘泉思元之二注彼此曲飾至於不顧理解  
若雄之賦固已獲罪於神聖矣善又反覆而濟之何哉  
尤可異者五臣之甘泉注又襲善注而變其文以爲已  
著張詵注曰西王母仙女也玉女美女處妃洛水東神  
也言至西極想王母上壽乃悟好色敗德故屏除玉女  
處妃其注旣分仙女爲異而想之一若王母仙而不美  
又合美女與神爲相同而屏除之一若玉女美而不仙  
而處妃旣非仙而亦非美乃偏與美一併屏除一若雄  
賦中非仙不可其末句又礙於言屏除美女及神則稱

玉女以替代之辭曰美女而仍稱處妃之本名曰處妃  
直易賦文之玉女處妃四字而曰美女處妃若遂以是  
爲賦之解說實不知其是何解說是何文理則較之善  
注而更不足論矣至於顏師古漢書注雖不似李善五  
臣之臆說然亦不可解也其注云西王母在西方周穆  
王所見者也玉女處妃皆神女也其注如此而並無餘  
辭夫西王母爲周穆王所見固然矣然漢成帝非周穆  
王也郊祀甘泉非西遊也周穆以轍跡所至而後有此  
見若成帝在甘泉何因而有此上壽不此之顧乃僅注  
以周穆所見之語與成帝何涉乎與雄賦何涉乎玉女



慮妃之爲神女固然矣然其神與郊天無與也賦何因而舉其人且神者聰明正直之謂也賦何故而加之以屏却不此之顧乃僅注以神女二字與甘泉何涉乎與雄賦何涉乎蓋師古正以其不可解故聊如此注之而不爲之說雖於賦無所合然較之善注而猶可諒耳夫以善注選之功嘉惠後人亦豈能以是而議其全體然其眩惑於雄賦且並及於衡賦而兩爲無理之曲說則亦以傾倒深信於雄初不料其諛媚昭儀至於此也則亦君子之過也然則善之讀雄賦而茫然不知其所以然與張衡同也卽五臣師古亦同也雄有意爲之其所

處瞭然而明諸人無心讀之其所處矇然而闇以明欺闇其不爲雄所眩惑者鮮矣夫張衡之所蔽者原不過因襲人之文章李善之所飾者亦不過欲成己之選注乃旣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而輒詭隨其說則雖君子之過其亦何以解免乎吾非議雄賦而反訾及於諸賢也蓋必明善注而後益明思元明思元然後益明雄賦西王母之爲昭儀故不得不反覆言之如此也總之理之至易明者雄所賦者乃甘泉郊祀之巨典也此等賦體宜何如莊重森嚴此卽國名之西王母與夫爲人爲神爲仙之西王母皆無由插入賦中而況配以玉女慮妃



之辭雜以清臚蛾眉之語以祭天而言女色乃本題中必無之義試思設非因昭儀而致頌賦中安得有此辭乎且又有至易明者上壽之說致敬致禮之謂也夫郊祀之舉乃人君致敬於天之典禮以此事而論則天尊而君卑卽不啻人君之上壽於天也未有於此題中而反言他人之致禮於君者若他人致禮於君斷不合在此時而入此題也西王母而上壽豈君方致禮於天而西王母乃致禮於君卽使真遇西王母亦自別爲一事而不得入於此賦之中也試思若非上壽者卽昭儀賦中又安得有此辭乎且又有至易明者郊天之事與西

王母無涉也卽使成帝真遇西王母亦與西王母無因也彼欣然何爲者而況非真遇而但爲設想何所見而當想及其欣然也以漠不相關之人無端而上壽更無端而欣然作賦者且更無端而設想其欣然此何理也試思若非欣然者卽昭儀賦中又安得有此辭乎且又有至易明者甘泉賦一篇乃實敘之體非憑虛結撰之體也首言乘輿在路次言抵甘泉次言赴祭所次言行祭祀雖巧借崑崙之辭實備寫當時之事逐層鋪敘節節可稽自始至終無從著一虛空設想之語也其二云想西王母上壽者乃作賦者想見之辭正以實有其事實



有其人而後謂之想見並非無其事而虛空設想之謂也試思若非想見者卽昭儀賦中又安得有此辭乎且又有至易明者李善注所云乃悟好色敗德等語原屬無理之談然舍此則無以爲賦說故舍昭儀之外則賦無可說不得不聊以色德爲辭也今無論賦辭無關色德卽使西王母真可以爲德而玉女處妃之實當爲色何以郊天之時乃當言色德之事甘泉祭祀色從何來不能以色德原爲正論遂謂可入於郊天也試思若非其言無關色德而實指昭儀賦中又安得有此辭乎且更以賦中屏却二字論之今使人卽知上壽者實屬昭

儀而屏却者實屬衆妃亦不過謂極寫昭儀之見幸尊之於衆妃之上而爲此虛頌之辭耳惡知其所謂屏却者乃正指當時之實事而適以逢迎昭儀極妒之心也漢書外戚傳謂許美人及曹宮爲成帝所幸生子皆爲昭儀所殺而成帝實主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可見成帝不敢親近衆妃實有屏却已然之事而非徒空言之也且試以漢書外戚傳所載曹宮許美人二字之文直書之而後觀者乃明其載曹宮事云元延元年曹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乳掖庭牛官令舍中黃門田客持詔記



盛緣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掖庭獄丞籍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後復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宮飲藥死云云旋殺其子夫成帝私幸曹宮其產子乃至於在牛官令舍而帝之詔記至稱宮爲牛官令舍婦人又稱爲獄中婦人而飲以藥死則其平時屏却之狀宜何如矣而尙言清臚蛾眉乎其載許美人事云成帝於飾室中幸許美人元延二年懷子其十一月乳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宮中來卽從宮中來許美人兒何從生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

戶壁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爲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無憂也云云旋殺其子後至綏和元年亦賜許氏飲藥死夫成帝私幸許美人乃給昭儀從其姊趙后之宮中來及許美人生子昭儀之悍狀如此而帝至爲之不食且其往日旣與昭儀約不負汝及此時猶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則其平時之屏却宜何如矣而尙言清臚蛾眉乎夫曹宮之母子見害乃屬元延元年之事而帝幸甘泉卽在元延



二年正月漢書作紀二事相連其文於元年末云是歲  
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下卽緊接云二年春正月行幸  
甘泉郊泰時而許美人生子亦卽在元延二年十一月  
則此時之屏却衆妃勢如焰熾雄以此形之賦頌正巧  
合乎時事新聞且成帝旣給昭儀從中宮來又與昭儀  
約不負汝至約以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則是成帝與  
昭儀所訂之成約顯然卽以屏却衆妃申之盟誓觀於  
帝之口吻何惜共喻臣民故雄計卽以此屏却之說投  
其彀中則儼然謂玉女處妃無出西王母之上卽所謂  
天下無出趙氏上也意以此賦一獻不獨爲昭儀之所

樂聞卽成帝亦必樂聞昭儀之所樂聞而帝卽藉其賦  
以取悅於昭儀而雄亦可因是而大幸矣至於獻之無  
效則非作賦時所及料也蓋雄作賦時正以確知其屏  
却之實而後乃有此言而後乃有此西王母崑崙之結  
撰若非當時實有聞見雄並不敢爲此憑空虛頌之言  
以觸忌諱也至於西王母之爲崑崙不待言也若非爲  
西王母則不言崑崙也且不獨雄賦西王母數句之爲  
崑崙卽思元賦王母一段之上文所謂石密中山瑤谿  
祖江之類無非崑崙其下文則明言瞻崑崙之巍巍臨  
縈河之洋洋以下亦皆崑崙之語夫思元王母一段明



明摹襲甘泉而其顯言崑崙若此可見甘泉西王母數句之爲崑崙衡固知之惟其以西王母爲昭儀則非衡所知耳總之雄賦之西王母數句乃其賦全篇之綱領成於未經作賦之先者也何以見之見之於其全體之崑崙也雄賦甘泉何因而全體崑崙其所以崑崙者正爲出西王母數句之張本也何以見其必當爲數句之張本則以其西王母之明明爲昭儀乃顯然全賦之主腦若不從崑崙引入則西王母無從而來此雄作賦時之匠心脈絡不似後人之觀其賦者並不問其西王母之從何而來也蓋當雄謀篇之始輒先有此數語成竹

在胸而後雜取崑崙之辭以爲全體之脈絡設不言崑崙則無因而出西王母也在雄爾時之意方以此數語爲一篇之警策賦成心愜於是從而獻之向使無此數語則其全體必不崑崙則其所賦之甘泉當必別爲文辭而並非今日相傳之語句矣然則此數句明明爲此賦全篇之綱領乃成於未經作賦之先者也然則西王母斷乎其爲從行之昭儀也玉女處妃斷乎其爲不從行之妃嬪也而西王母之爲全賦崑崙之主腦則顯然也蓋漢自武昭元成以後舉世尊崇西王母遍於朝野臣民故往往以比後宮推崇之妃后如元后成帝之母



也至哀帝時尊爲太皇太后哀帝紀建平四年春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師古注云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是民以西王母諛元后也夫西王母何以知爲元后翟方進傳王莽依周書作大誥內云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配元生成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神靈之徵又元后傳云王莽篡後以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乃以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下詔內云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於新室故交代之際信於漢氏

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爲西王母共具之祥云云二傳所言皆指關東民行西王母籌之事也可見當時相率以西王母爲至尊而以之頌比如妃后哀帝時元后爲至尊則民以上壽於西王母而諛元后成帝時昭儀爲極幸則雄以西王母上壽而媚昭儀其顯然也然元后在宮與關東民何涉觀行籌之事屢爲莽之口實則其事蓋卽莽教之也而昭儀之爲西王母則先自雄發之是當時因人主好仙而尊尙西王母乃適以供僉王篡逆者粉飾諂諛之用於此可以觀莽雄當日之相視而用心卽莽亦斷未有不見雄賦之出於其前者卽因以效



之未可知也然則雄賦之西王母或卽莽之粉本也夫莽而何以粉本於雄莽大誥云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遂獲西王母之應陰精者以后生時有夢爲月之事謂元后爲太陰之精也此莽之詐飾此言以諛惑元后者觀元后傳中莽之愚弄太后者多矣迨元后崩於莽建國五年雄奉莽詔作誄首云太陰之精沙麓之靈則卽用莽大誥中西王母之辭安見莽大誥不卽用雄甘泉賦中西王母之辭也是莽雄二人之心術有相喻於隱微者此朱錫鬯揚雄論所謂莽之心雄知之雄之心亦惟莽知之誠哉是言也而

雄之所以不能大用於莽世者正以此也然卽雄此誄觀之已可見其明知莽誥之所謂西王母者實指元后非真西王母也卽可見其甘泉賦中之亦非真西王母也然則後之註雄賦者曷爲以其上壽之西王母爲真西王母乎夫亦可以喻矣此以上予所以論雄賦西王母之爲昭儀者詳晰如此實足以明雄意矣然其意之所以明者非明於予之特識乃明於雄之自言也夫第觀雄賦之辭不見其所謂昭儀也雖其明明以西王母爲昭儀人亦無容心也蓋讀其賦者無從存昭儀之見於胸中設雄序中不自言昭儀從至甘泉卽予亦無由



而悟也乃雄則正恐人知其諛昭儀而議之故特著昭儀於序強爲之飾而反若以昭儀當玉女處妃以實其屏却乃按之序而其言不順復反之賦而其義不明而予乃得就其所謂昭儀者尋其文義而實知其昭儀之所以然夫漢書紀並未言昭儀從行若非雄序自言昭儀予何從而得其罅隙乎則所謂掩著自形而人乃肺肝如見設非掩著則人猶或不見耳此作偽之所以反拙而欲蓋之所以彌彰也抑予更有說者予之以掩著論雄固自謂可信矣然人見予之說或尙有未之能信者則試舉予以上數萬言之說而皆廢之而但與之空

論雄賦之辭義爲問不信予言者彼將以賦中之西王母爲何如人乎何以郊天之時而乃有人上壽乎且欣然乎何以郊天之時而乃有人當從屏却乎而且清瞳蛾眉乎則卽無論西王母之爲國爲人爲神爲仙爲男爲女皆無上壽於甘泉之理也卽盡舉天下古今之人而曲合之則卽任指西王母之爲聖爲賢爲仙爲佛爲神爲鬼爲君爲臣爲民爲正爲邪爲尊爲卑爲中爲外爲古人爲今人一任其爲何如人試問安有郊祀於甘泉而乃有若人上壽者乎更無論玉女處妃爲何如人試問安有郊祀於甘泉而獨有當屏却於此時此際者



乎然則盡天下古今之人乃至於舉上天入地無可紀極凡有稱謂可以想像之人舍昭儀之外斷無可當賦中上壽之若人者然則西王母非昭儀而何也玉女處妃非衆妃而何也自予有此論若猶有謂西王母非諛頌昭儀者則必真能舉吾數萬言之說一一皆駁而廢之而後可也且不獨廢吾說又必彼真能解徹雄賦西王母數句之實爲何義何辭一一皆至當不易而後可也諒人之必不能也何以見人之不能違乎理違乎辭義違乎其當時之實則人必不能也故雄賦之諛昭儀雄之自揜而著之者也而其全體崑崙更不啻雄之自

證而明之者也此子疏明賦中西王母數句之言崑崙者五十五也而實爲其賦中所以言崑崙之第一義也一其賦云東燭倉海觀者惑於東字無不以爲指言東海矣而不知其實西海而在崑崙也何以徵之博物志云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後漢書西域傳云大秦國一名犁鞞以在海西故名海西國崑崙在大秦而大秦在海西則海在崑崙之東此一說也又郭璞西山經注云河南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出于闐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流注勃澤勃澤一名蒲昌海蒲昌海在于闐之東則卽在崑崙之東此又一說



也合二說考之無論崑崙在大秦在于闐而海皆在其東此賦之所以言東燭倉海也按此句賦言東燭實西海也何以見雄賦之爲西海也賦之下三句云西耀流沙北曠幽都南煬丹崖夫流沙幽都二地爲古來言崑崙者之所專屬若雄但賦甘泉而及此二地其語已不倫不當矣然使丹崖而爲極南之區至大之地爲耳目間所尤彰著者則猶可以流沙泛屬之西幽都泛屬之北謂其可配丹崖之南若然則東燭者亦必卽爲東海也蓋丹崖而不崑崙則雖流沙幽都亦不能指其必爲崑崙也則海亦非崑崙也乃丹崖則非屬之崑崙不可

矣

說見前蛟龍連  
卷東厓句下

則並流沙幽都三方而皆崑崙矣豈

有東方而獨無涉於崑崙者况此賦全體皆崑崙豈有一句而獨非崑崙者也且崑崙在西海之西其義實較著也今必先言崑崙之在大秦而後足以明之夫博物志已明言大秦西海之濱有崑崙矣其以爲小崑崙者姑置勿論要之言大秦有崑崙是博物志有崑崙在大秦之說也又漢書西域傳云烏弋山離國西與犁鞞條支接條支有弱水西王母注引元中記是崑崙之弱水其所云犁鞞卽大秦也後漢書西域傳云大秦一名犁鞞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三國志注引魏



略云大秦國一名犁靬前世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大秦西有大山有赤水有白玉山西王母魏書西域傳亦言大秦西有南北山赤水西王母魏略所謂大山魏書所謂南北山不問而知爲崑崙也是前後漢書隱言崑崙在大秦魏略魏書明言崑崙在大秦也又水經注引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之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犁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又曰從枝扈犁大江口渡江逕西行極大秦是扶南傳言崑崙在大秦也夫旣知崑崙在大秦矣又必明大秦之在海西而後知西

海反出崑崙之東也何以見大秦之在海西也後漢書西域傳云大秦國一名犁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西至大秦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魏略云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國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其所屬有澤散驢分且蘭氾復等國澤散王治在海中央西南詣大秦不知里數又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



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又且蘭汎復直南  
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又且蘭汎復斯賓阿蠻北  
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云云宋書夷蠻傳史臣曰若  
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漠二漢銜使特艱斯路魏書西域  
傳云從條支西渡海曲至大秦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  
至大秦此可見大秦之在海西也夫既知大秦之在海  
西矣又必舉明言海在大秦之東者而後益足以明之  
魏書西域傳云大秦國一名犁軒從條支西渡海曲一  
萬里其海傍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渤海相望蓋自然  
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云云其云東與渤海相

望是明言海在大秦之東也夫既言海在大秦之東矣  
更必知海在崑崙之東而後益足以明之魏略又云大  
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  
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  
沙云云魏書西域傳亦云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  
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  
有西王母云云魏略之所謂大山魏書之所謂南北山  
者崑崙也據此則崑崙又在大秦之西又水經注云恒  
水出崑崙山中東到多摩黎帝國卽是海口大秦一名  
黎帝黎帝蓋卽黎軒故戴刻直作黎軒若然則不獨大



秦東之海水在崑崙之東卽大秦西之海水亦在崑崙  
之東矣此可見海在崑崙之東也以諸書核之蓋大秦  
在西海之間而海勢錯出旁繞多半在其國東少半在  
其國西崑崙又綿亘極於大秦之西故海之由西迤北  
者直偏於崑崙之東而博物志謂崑崙在大秦西海之  
濱山海經謂在西海之南者則以海水曲環方隅斜轉  
觀魏書西域志謂大秦之海旁出而以條支安息兩渡  
皆爲海西則其形勢之紆側可知要之其謂從條支至  
大秦西渡海曲至萬里之遙而後漢書西域傳謂從安  
息至大秦入海齎糧須三年之久則其海水寥濶茫乎

無際其在大秦之東者已如此況大秦之西又復渡海  
而後至於崑崙則合大秦之所謂兩海者俱在崑崙之  
東其廣大何如也此崑崙於西海所以反爲東燭也夫  
東燭之爲西海證之於諸書言崑崙之在大秦者如此  
而漢武帝案古圖書則以爲崑崙在于闐後漢書西域  
傳云于闐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自此西至安息國去  
洛陽二萬五千里又自安息西界渡海至大秦善風須  
三月遲風乃至二歲則于闐距大秦且數萬里若崑崙  
在于闐而又在大秦以理揆之一山安有是大蓋西北  
地勢崇隆大山層疊以崑崙爲主名遂相沿而成是說



然既相沿此說又無從按驗而知其誰說之必不然則不得不皆以爲崑崙也故段氏說文注云塞外之山至高者皆可謂之崑崙然彼以崑崙有此名而訖無定地正以此說見崑崙之虛吾則謂崑崙有定地而統於一名正以此說見崑崙之實蓋彼書之體例泥於宗經述古與核實於後世者本不同也且崑崙當北極北極爲天樞崑崙爲地軸則其蟠際之廣大以理揆之亦所有也若然則大秦其西面于闐其東面也夫于闐距大秦且數萬里雖爲崑崙所連屬然于闐猶不得謂居地之中水經注引漢書謂于闐以東水皆東流于闐以西

水皆西流其說尚非也卽如河水固出於于闐之西矣何以東流而入中國乎且水經注所引釋氏西域記康泰扶南傳及釋法顯郭義恭諸說如新頭河恒水之類乃水之至大者皆遠在于闐之西其水亦卒歸於東流入海並不謂之西流也蓋其水仍在崑崙之東崑崙爲地中則崑崙以東之水自應仍東流也必崑崙以西之水而後皆西流也且新頭河與恒水歸於東流入海而所入者並非中國之東海其新頭河則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天竺國入於南海南海者乃正南之海非中國之南海也其恒水則東到多摩黎帝國卽是海口黎帝



卽大秦則所入者卽大秦之海也釋氏西域記云恒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爲東西也其所謂兩海者卽魏書西域傳所云大秦居兩海之間乃大秦之西海也其曰東海者卽由條支安息往大秦所渡之海在大秦之兩海中則爲東也其所謂西海者卽由大秦往崑崙所渡之海在大秦之兩海中則爲西也其東西兩海在中國名之則統曰西海自彼處名之猶有東海之目也蓋東方之東則反以前之東爲西西方之西則反以前之西爲東理固然矣然以海論之崑崙爲地之中不應反在西海之西然則崑崙大秦以東之海

乃中央之海自中國視之則以爲西海耳莊子應帝王云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其文雖假託寓言然東海西海乃實辭也旣以中央與東西海並舉中央雖不言海而文義中亦得有海且渾沌卽崑崙之謂也太元中初一昆侖旁薄注云昆渾也侖淪也言天渾淪而包於地地彭魄而在其中一者水也家性爲水天之出入利涉大川是其義也然則莊子之所謂渾沌者卽昆侖也昆侖爲地中人旣知之則其西面當復有海其理易明不得以目所未見而以爲無有也若以爲無則必勿信崑崙爲地中而後可也若信崑



崙爲地中則必別有西海也若以崙崙在于闐乃于闐以西之水分明東流則崙崙實在大秦也初學記引關令內傳云須彌山東南有山曰崙崙在八海內海既有八而並以屬之崙崙則大秦之海非卽四極之西海可知特自中國視之則不得不以爲西海耳由是觀之則諸書之以大秦崙崙爲海西者其語至平而雄賦東燭倉海之義益了然矣夫水經注引漢書謂于闐以東水皆東流于闐以西水皆西流者非班氏之本文也班氏但言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乃沿史記之舊文也史記之文亦並非馬遷之言乃述

張騫傳聞之辭所謂騫身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者也卽漢書騫傳亦云騫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皆在西域傳可見西域傳所言于闐之水云云者其言出自張騫也于闐者騫所傳聞而非身所親歷則卽其所謂水者不過就其所聞而述之耳然吾謂其言實有可議也夫于闐戶止三千不過一中小之國初非能橫絕寰宇以貫穿綿亘於遼遠也以區區之地若以爲天下之水之中分必統於是則必于闐實居全地東西之中而其迤南迤北之一綫以至於極南極北水皆隨之而東西也如是則



必實有分界當在于闐之義舍河源無以說也夫卽河源果在于闐亦必實見其水之東西而不徒空言其理如騫因河源在于闐而卽謂爲天下之水之分界矣則其論于闐之水自必舉天下大勢之水而言之而非獨論于闐一方之水也則其上句旣言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卽其下句自當言其東水皆東流注東海然後合其東西一切諸水而統系之也乃其文於上句旣言注西海矣而下句但曰注鹽澤上句言皆西流矣而下句並不曰皆則是下句專爲河水言之矣豈河水遂足以槩天下東流之水乎以予觀張騫之辭專以東水屬之鹽

澤實止言于闐一方之水而非通論天下之水之大勢也按其時騫之出使專冀僥倖得至月支說其共擊匈奴本非致求於他事及其久困匈奴亡走大宛歷康居月氏大夏急遽險艱亡歸復命原不過兼述傳聞之地而于闐適在其中觀其所言烏孫奄蔡安息諸國惟就一國論一國之土俗並未嘗卽其地而旁涉他端何獨至于闐之水而以論凡水東西之大勢也且是時張騫乍述新奇之地武帝初聞諸國之名其君臣意中尙無欲通西域之萌葉何暇深求其水故卽其所云河源出于闐之語亦止錯雜於諸國土俗之中蓋意在言國而



不在言河若揆以武帝他日窮河源之心相去且如隔世遑計及于闐之水關乎凡水之東西乎觀於他日窮河源之後天子始案古圖書而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則此時並無河源之說在其意中矣騫於西流言西海而東流僅言鹽澤可知其見絕無旁涉不過以傳聞所及就于闐言于闐而已矣至於後人因此言而至述爲于闐以東水皆東流于闐以西水皆西流之說以定天下之水之大勢而置鹽澤二字於不問則非騫所及料也夫然則騫所云東西之水但言于闐耳卽但言于闐亦傳聞耳夫事而出於傳聞安能卽其言而奉爲千古之

篤論乎且卽武帝當時亦未嘗信以爲傳聞之實矣而人不察也何以見之騫以建元中使月氏十三歲而歸則以此說言於武帝乃元朔間事耳至元狩元年騫始與李將軍擊匈奴又三年而至烏孫又歸年餘而卒又歲餘而騫所分遣使通大夏之屬者始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而漢使窮河源又在其後如果騫前此所言實可深信不疑則武帝久知河源在于闐矣何以於歷有年所之後而猶遣使窮之乎則可見武帝之本未深信其言也卽可見騫亦未必自謂其言之果信也則以其傳聞而非親歷也夫河源之說當時既有待深



考矣何以東西流之說後人輒以其傳聞之一語而奉爲千古不易之圭臬乎夫是以可議也至古來皆以窮河源屬之張騫乃誤讀史記之文其實騫並未嘗窮河源也騫之初出使也由匈奴亡走大宛歷康居月氏大夏及還爲天子具言傳聞之國而于闐在其中其時出使專爲月氏而騫困匈奴僅以身返于闐之地甫入傳聞是初出使未嘗窮河源也其再出使也漢命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冀由其地以通大夏又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而滇蜀未通以故漢復事西南夷是再出使未嘗窮河源也其三四出使也一以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封爲博望侯一以衛尉與李將軍出右北平擊匈奴後期當斬贖爲庶人徑途事故皆與西域無涉是三四使未嘗窮河源也其五出使也以中郎將使烏孫而分遣副使往諸國所列于闐卽在遣使之中是第五使未嘗窮河源也及還拜爲大行歲餘而卒是騫終身未嘗窮河源也且終身未嘗至于闐也且其終身本未嘗通西域也夫騫終身未嘗通西域卽終身不能窮河源也窮河源者不知河源所在之實必遍歷諸國而窮之也西域未通豈能任漢使出入往來而無隔閡乎蓋騫初次使月氏還時卽爲天子言邛竹杖蜀布事以



謀通大夏通大夏者爲通西域也而大夏未通其末次  
出使以天子數問大夏事而策往烏孫往烏孫者欲通  
大夏以通西域也而騫親至烏孫但遣使往大夏及騫  
由烏孫返漢而大夏猶未通歲餘而騫卒又歲餘騫所  
遣使往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  
通於漢大宛傳載之甚明是大夏之使雖屬於張騫而  
西域之通騫並不及見也逮大夏旣通之後漢使者相  
望於道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其往還遠  
者八九歲近者數歲當其時夫然後可以任漢使出入  
往來循河而窮其源故史記於騫死後始云漢使窮河

源云漢使者非云張騫也太史公謂自張騫使大夏之  
後窮河源者言漢之窮河源始自張騫使大夏之後非  
謂窮河源之卽騫也且太史公之文主於辯崑崙不主  
於言張騫言河源以爲禹本紀所言崑崙者如彼今自  
張騫使大夏之後而窮河源並不睹所謂崑崙者則張  
騫二句不過其文之過脉無庸叙述分明也然卽就其  
辭義言之其於句上著一今字卽可見作書之時距窮  
河源不遠而騫使實出其前也其於句末加一也字卽  
可見下句別爲一義儼然爲之間隔而不使窮河源之  
混於騫也夫窮河源者旣非騫而必言騫使大夏之後



者非通西域則不能窮河源漢實因騫之使大夏而始  
通西域則言張騫使大夏猶言漢通西域也其不曰使  
西域而曰使大夏者騫之初使月氏也居大夏歲餘與  
之習熟故後之從事西域始於欲由滇蜀以通大夏終  
於欲由烏孫以通大夏是以其時凡言西域諸國皆稱  
曰大夏之屬言之屬則不獨大夏也非大夏能屬諸國  
也亦非大夏獨異於諸國也以事由大夏而起凡從事  
西域皆以大夏爲言故舉大夏以槩諸國猶騫往西域  
首至大宛而史記卽以大宛名傳其實傳中通言西域  
豈獨伐宛也史記之大宛漢書易曰西域史記之體近

古漢書之例猶今也故讀大宛傳者不必泥大宛卽以  
當西域二字讀之可也讀太史公之此文者不必泥大  
夏亦以當西域二字讀之可也非然者大夏無所謂河  
源也窮河源不在通大夏一國也夫大夏二字之猶  
言西域而後能明太史公之義也三其言騫使大夏而  
必曰之後者方使大夏之初使月氏也夫大夏未通卽西域  
諸國皆未通卽不能窮河源也夫分遣之使與其人俱  
來然後使大夏之事乃畢然後西域乃通然後可以窮  
河源則所謂之後者正言窮河源在騫使大夏之後也  
試卽後字釋之卽可見窮河源之實非騫也至河源旣



在于闐乃不曰使于闐而曰使大夏者騫之使爲大夏而往也使于闐窮河源本非騫之事也其時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而騫以烏孫之事對且云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及騫至烏孫分遣副使之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采諸國而諸使還時猶稱之曰通大夏之屬則是此行以大夏爲主名而于闐不過亦在分遣之中不得謂之使于闐也且騫此行親至烏孫以非本爲烏孫而往尙不得謂之使烏孫何論于闐乎況因窮河源而至于闐乃異日之事此時其君臣意中惟知連烏孫以招來大夏之屬耳違言河源

乎卽于闐亦諸國中之小小者雖遣使分往不過連類及之耳而何騫之使于闐乎且卽後來窮河源之使亦是使西域而非使于寘也蓋惟不知河源之所在故遍歷諸國而尋之是以謂之窮也見河源而後知其在于闐則其初非使于闐也夫窮河源之使尙不得謂之使于闐何論騫烏孫之役絕與于闐無涉而言使乎至於張騫但至烏孫而遣使往大夏則往大夏者非騫而以爲騫使大夏者騫之使烏孫因天子數問大夏之屬而往也大夏其本務而烏孫其旁涉也及至烏孫而遣使分往遣固騫所遣也其副使固張騫之副使也去者副



而騫仍其正也故使大夏必屬之騫也然則張騫之使大夏固確乎不可易也夫太史公所云大夏者猶傳中言大夏之屬耳然其文不當有之屬二字也亦不必有之屬二字也蓋其張騫使大夏之句不過窮河源之緣起其義本不必備其文並不難明設窮河源卽出於騫直可言張騫窮河源而已不必言使大夏也直言張騫使大夏窮河源而已不必言之後也太史公之文以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爲一讀窮河源三字爲一讀乃辭義之了然者也漢書張騫傳贊直襲其辭而無今也二字彼不能冠之以今則亦不能加之以也然卽其辭

義亦自分爲兩讀特不若史記之措語分明耳所可異者司馬貞不解文義直以爲張騫尋河源貞乃專攻史記者獨不見傳文乎試問騫之窮河源者安在乎尤可異者貞見太史公謂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而河源又在于闐而不在大夏無以解之則於大夏之下強加以于闐二字云騫窮河源至於大夏于闐直不顧本文之專言大夏以妄濟庸貽誤後學甚矣至於博物志謂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云云則亦謬也無論騫未渡西海卽武帝按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亦在騫死之後何從而有小崑崙之目乎蓋當張



華之世已知大秦之在海西而無如又誤解太史公之文以爲騫窮河源已知大秦之有崑崙而無如又執崑崙在于闐之見故輾轉而成此說而於大秦之崑崙則不得不後而小之徒以臆說滋後人之辯論要其以崑崙在大秦者則是而以爲小者則非也以大秦在海西則是而以爲騫至則非也蓋當華世其於西域新知漸擴而陳說未裁固宜然也或有以爲騫初使月氏時旣曾至大夏及還又爲天子言及于闐蓋卽所謂使大夏窮河源者此則聾聵之說不足辯也夫張騫旣未窮河源矣則其所聞于闐之水亦非必定論也河源之說與

後使所見相符以河水固分明出於于闐也至于闐以前之出之潛流則非漢使所及見猶之河出于闐非古所及見但以爲出於積石也至於東西流之說史記不復言之自班氏載入西域傳後之讀漢書者無不信爲班氏考定不易之辭而不知其錄自張騫傳聞之說其錄自張騫者班氏已於騫傳言之而後人不察也故使騫說而果信則已騫說而可議也騫無過司馬氏無過而班氏不能無過也何也騫之說自言傳聞者也司馬之述騫言述之於當時不及深考者也且大宛傳明明以爲騫說也至於班氏之述騫言述之於後者也設



騫說有可議則必當疑之而非可直錄其辭以為已說也乃西域傳則不曰述騫之言而居然以為已說也夫至以為已說則是深信不疑與騫意之但述傳聞者迥別其必別有考證倍信於傳聞者而後可也乃其實仍不過僅騫之傳聞觀其於騫傳中著之云騫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皆在西域傳而其傳中于闐之語即史記所述騫聞是班氏明明自謂其傳語別無考證而專本於騫之傳聞也不知班氏何以據騫之傳聞而遽著為已說乎夫既著為已說則不得以其既聲明於騫傳而以西域傳之言徑託之騫也何也班於西域傳並

不謂其言之出於騫也使於騫說稍有未信則不得入其言於傳中而以為已說蓋騫言傳聞其疑辭而班不言傳聞其信辭也未有假人之疑辭而自以為信者也班氏假騫之疑辭而以為信其辭雖襲稱鹽澤而其意乃重主分流可望而知者也是西域傳之言鹽澤即不啻言西海與騫之本意不同也是同一張騫之說在史記則僅述騫之傳說于闐在漢書則變為班之定論天下也夫惟漢書之意與史記不同後人遂信漢書而如不見史記故後之引用者直去鹽澤二字而徑云于闐以東水皆東流于闐以西水皆西流以為班說如是蓋



雖非班氏之原辭而實班氏之本意也則直以爲班氏之辭可也不知班氏何以據騫一國之傳聞而遽信爲天下之水之定論乎夫騫但言于闐其小者耳即使傳聞或誤不足害也若如班氏述之之意則以論天下也則直非傳聞也使其說而有可議則過在班氏而於騫無與也然則欲議其說者必舍騫而言班氏可也夫班氏劃水之東西以于闐爲準者其辭則本於張騫而其意則以河源在于闐爲流水中分之界也其云于闐以西水皆西流者謂其水旣在于闐分界之西則必劃爲西流而入於條支之西海也班意謂海岸之地至竟極

於條支條支之西不過但有海水海水之外寥廓而已故斷之曰水皆西流而已無餘義矣若果如此則班氏之說可踐也而不知從條支渡海而西復有大秦諸國則無以處其水皆西流之說也夫大秦之通使於漢在桓帝延熹九年前漢本未相接無怪班氏之忽略然通使無定者也地理有定者也前漢無大秦之使不得謂前漢時無大秦之地也夫旣有大秦之地則班論于闐之水甚窒碍也何也班意以于闐以西水皆西流者謂其順行而入於條支之海以爲惟其入西海是以皆西流也然由條支又越西海而至大秦矣大秦在西海之



間而其西岸又復有境地矣試問大秦以西之水將東流乎西流乎若以爲東流也則大秦正在于闐之西矣正宜如班氏水皆西流之說矣何以又東流乎若以爲西流也則大秦既在西海之西矣不知大秦以西之水更西流而歸於何所乎是班說之兩窮也蓋班氏欲以水皆西流一語安放全西之水以爲入西海之水自然西流其說自謂確而該矣而不圖大秦之躡其後也夫大秦以西之境地與班氏西流之說不兩立也若如班氏之說則大秦以西卽于闐以西其水必當西流乃西流而水無所歸矣則班氏西流之說廢矣若以西流而

無所歸則水不得不東流且據後漢書魏略魏書皆以弱水西王母在大秦之西則大秦以西實崑崙之東則水亦必當東流乃東流而班氏西流之說又廢矣且卽使謂崑崙不在大秦然大秦以西諸書明言有國土也若其水西流則水無所歸若以爲東流則是于闐以西水故東流而班氏西流之說仍廢矣且卽使謂崑崙實在于闐則條支卽爲西海其海西不當復有國土也乃海西而既有大秦矣將以條支之海爲極西乎何以處大秦之外也將以條支之海非極西乎則于闐以西之水不應皆西流也而班氏西流之說亦廢矣然則海西



而無國土則已後世既明知海西實有大秦大秦復有海西矣則無論大秦以西之水爲東流爲西流無論崑崙之在大秦在于闐在酒泉亦無論條支之海爲極西非極西而班氏于闐以西水皆西流之說未有不廢者也夫海西之有大秦諸國後世之所知班氏所不知也今欲明于闐以西水皆西流之說之謬必先明班氏之不知有海西諸國而後足以明之何以見班氏之不知也漢書西域傳所載諸國其最遠者極於臨海之條支而止未嘗載一海西之國土也夫前漢時海西之國未通班氏本無可載然班書雖不載其目而亦輒舉其名

則犁靬是也夫旣舉其名矣則是班氏旣已知之曷爲言其不知也曰正以班氏徒舉海西之國之名而核其辭義乃並不知其國之在海西也何以見之夫犁靬卽大秦在海西者也自後漢書以下言之詳矣而條支安息則在海東者也大秦之與條支安息海雖相接地實相懸其視燕趙之與吳越相距奚啻十倍後漢書所謂海水廣大或二三年乃得度甘英抵條支聞此言而中止者也乃漢書西域傳雖兩舉犁靬而其辭皆混之於條支安息之間若不知犁靬之與兩國隔海而相距絕遠者若以爲犁靬亦在海東而與兩國附近者蓋亦以



大宛傳有發使抵犁軒之文而未知其所在之實而班氏之成見又直以爲海西但有海水並不料海西之更有國土是以誤認犁軒與條支安息同在海東而海西無國以爲于闐之西極遠而至於海至矣盡矣不復更有矣於是乎決言于闐以西水皆西流以入於條支之西海而爲止境矣而孰知不然也何以見班氏之混犁軒於條支安息也夫犁軒大秦也史記魏書作犁軒後漢書作犁鞞魏略亦作犁軒按犁軒之名始於大宛傳張騫言安息國北有奄蔡黎軒是亦騫所傳聞也其後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亦但言發使而未

言實抵黎軒與否考其時求使外國者天子率聽其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言大者予節言小者予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則其所言抵至之國蓋亦未必皆實據後漢書云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則是所發之使並未嘗抵犁軒也後漢書謂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者皆齋三歲糧英聞之乃止魏略則云從條支至犁軒無風或三歲到魏書則云從條支至黎軒西渡海曲一萬里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



秦四萬餘里其所云安息西界者亦條支也魏略所謂  
 安息役屬條支號為安息西界者也觀之諸史是條支  
 在海東臨於海岸犁靺在海西萬里而遙雖止一海之  
 隔而渺漠不通茫如天外則犁靺條支二國考地域者  
 非可漫然並舉也乃漢書西域傳云烏弋國西與犁靺  
 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云云漫以犁  
 靺條支並舉觀其辭義先後竟似犁靺猶近於條支猶  
 未底於海岸不須百餘日而可至者且上文並舉犁靺  
 條支謂是同為烏弋相接之國乃對文也其下文既申  
 言條支何若則亦必言犁靺若何而後各還其義且未

有舍其遠而明其近者也乃其下文但敘條支國土甚  
 詳並無一語及於犁靺竟是專言條支而率以犁靺無  
 端闖入者蓋班氏以為犁靺近而條支遠故反敘述條  
 支而不知條支實近而犁靺實遠則其敘義顛倒且並  
 不知犁靺之所以然試令後世真知犁靺者取西域傳  
 核之其犁靺二字儼然贅疣蛇足直須去此二字而後  
 上下之文義乃安則顯然班氏誤認犁靺之所在而自  
 以為安也蓋班氏實不知犁靺之在海西而臆度其與  
 條支同在海東以為不甚相懸而不知其失之遠也此  
 班氏混犁靺於海東之條支而不知其在海西者一也



不特此也西域傳云烏弋國西與犁靺條支接謂烏弋與犁靺條支二國皆接壤也而後漢書西域傳云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夫既至烏弋之使並海東之條支尙不得至則烏弋之地更安能越條支跨西海而與犁靺接壤也蓋班氏實誤認大秦之在海東且誤認在條支之東故魏略云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其云前世之謬者正專斥班氏前漢書之謬也若後漢書則已明言大秦在條支之西與魏略同也夫惟班氏謬以條支在大秦西則大秦反在東與烏弋相近故謂其可與烏弋相接其實不相接也

觀魏略之說實卽班氏誤大秦在海東之明證此班氏混犁靺於海東之條支而不知其在海西者一也不特此也漢書西域傳於烏弋國下云安息役屬條支以爲外國又言條支善眩其於安息國下則云安息以犁靺眩人獻於漢夫以犁靺眩人獻漢者本史記之文也然史記亦未嘗別言條支善眩也而漢書兩言之夫條支旣爲安息所役屬矣如果其人善眩則卽以條支之眩人獻漢可也安用反獻犁靺之眩人乎未必犁靺之眩益工而條支較遜也如果條支較遜則班氏又何必特表其善眩乎蓋眩人實出於犁靺耳魏略云大秦俗多



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此正眩人出於犁軒之證且諸史皆不言條支有眩人則非出於條支也乃班氏一以犁軒獻漢錄史記之舊文一以不能區別犁軒條支以致兩稱其善眩其實未必犁軒條支之皆善眩也此班氏混犁軒於海東條支安息之間而不知其在海西者三也不特此也漢書西域傳云安息役屬條支以爲外國安息長老傳聞條支西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云夫安息旣役屬條支以爲外國又魏略謂安息以條支爲安息西界則條支之地卽已爲安息之地矣如果

弱水西王母卽在其西何至傳聞恍惚如此豈知弱水西王母實在大秦之西而不在條支之西也後漢書云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魏略云大秦西有海水又西有河水有大山有赤水有白玉山有西王母魏書西域傳同是弱水西王母在大秦之西去安息絕遠宜乎安息長老之未嘗見也乃班氏不知大秦之在海西直以爲條支之外不復有國但有海水故以弱水西王母在條支之西觀其所云自條支乘水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之語則知班氏明明謂條支之外惟有海水也更明明不知海西之有國土而認大秦在海



東也故漢書之誤後漢書魏略皆已駁之後漢書云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後漢書之文如此此其隱然斥班氏之非也魏略云前世謬以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魏略之文如此此其顯然斥班氏之謬也二史之斥班氏皆斥其不知大秦在條支之海西而誤認其在海東也夫班氏之見惟其以條支爲極西之盡境而外皆海水故以大秦在海東之左右而廁於條支其顛

倒錯誤二史已辯之於前則非予今日之私言矣且卽張衡東京賦亦云西包大秦則已知大秦在條支之外矣其後江淹遂古篇云條支安息西海濬兮人迹所極至大秦兮此皆班氏所未及知者也此班氏之混犁鞞於條支安息之間而不知其在海西者四也且班氏所云自條支乘水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者蓋由不知大秦之在海西而以爲海西並無國土故於條支之外則曰乘水乘水之外則曰日入直以條支爲盡境而海外不復更有矣夫乘水之說後漢書魏略已辯其非日入之說則二書尙沿其誤至魏書則謂於大秦國觀日月



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所入失之遠矣其文如此此又顯斥班氏之失也其所云百里以前史核之當作百日傳刻之訛耳其云失之遠者言班書既不知條支之外後有國土又誤以為近於日入是重失也至謂日月星辰與中國無異則必當時實驗而知斷不能臆說而破前史也吾於此而得崑崙之說矣夫崑崙者當北極而處於地中者也河源之所在也吾鄉阮公太極乾坤說云古聖人以中國地勢偏於東也故河源之西水分東西流處方許以為當北極經線之中為地之脊其言至當不可易則是以崑崙為地脊乃

即古人地軸之說之所以然也古之言崑崙者或以為在于闐或以為在大秦班氏以于闐分水流之東西者信崑崙在于闐也夫使于闐以西水果西流則可言崑崙實在于闐也何也地必中分之界而後乃為一東一西之水也有可取信者也豈知于闐以西水並不皆西流也且使條支之外竟無國土亦可言崑崙實在于闐也何也山無可著之地亦不復有難為東難為西之水也無可致疑者也豈知條支之外乃實有境地也且使海西之地果近日入則可言崑崙實不在大秦也何也地為西極之區則不疑其為地中而可占一東一西之



水也無可再西者也豈知海西之地並非日所入也夫班氏一言而不實已不足取信矣況言言皆不實乎要其所以言言不實者乃由於條支乘水之一言夫如是則誤認條支以西無國土也則誤認黎軒之在海東也則誤認烏弋之接犁軒也則不得不以水西爲近於日入也則不得不以崑崙爲實在于闐也則不得不以爲于闐以東水皆東流于闐以西水皆西流也皆顯然憑虛之位置層遞而及者也乃後人不辨其非率從而祖述之甚至於背謬相反而祖述之最可異者水經云南河又東逕于闐北注引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

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其文如此夫河水東流三千里而至于闐其水自必從于闐以西而來也斷未有于闐以東之水反東流而至于闐者也卽曰河未出于闐之先水屬潛流要其爲流則一也若是正可見于闐以西之水不西流而東流而班氏于闐以西水皆西流之說不實也正可見此三千里東流之水流自于闐以西非流自于闐以東而班氏于闐以東水皆東流之說亦不實也夫西域記之文乃謂于闐以西三千里外之河水東流而至于闐與班氏之誤說正相反也而酈氏乃反引班氏于闐以



東水皆東流之語以證之不知其何說也此可見古人  
著書一人謬誤衆又甚焉蓋非可指屈也且吾謂於此  
而得崑崙之說者何也夫崑崙爲河源當北極而處地  
中則必水分東西流處然後可以當地脊而爲崑崙也  
非是則必非崑崙也班氏以于闐分水之東西者謂其  
爲崑崙所在也水流既不如其說則其地卽非崑崙也  
吾謂欲定崑崙者必以水之中分爲斷凡流水向東之  
地未有不在崑崙之東者也夫豈獨于闐猶在崑崙之  
東哉卽遠而至於海西之大秦又大秦之海西而猶在  
崑崙之東也則猶未至於崑崙也何也以水之猶東流

而斷之也魏略謂大秦西海水之西有大山西有赤水  
西王母康泰謂恒水之源在崑崙山中法顯謂恒水東  
到大秦卽是海口合三說觀之是恒水出崑崙崑崙卽  
大山其地在大秦之西也夫遠至大秦之西而恒水猶  
然東流則以恒水仍在崑崙之東而崑崙在其西也然  
卽此恒水所出之崑崙而可定其實爲崑崙也何也近  
山之恒水猶東流未有大如恒水而東流於崑崙之西  
者則稍東卽非崑崙矣言崑崙者莫遠於此山卽可知  
此山之西其水必皆西流矣則崑崙亦不至更西矣夫  
論崑崙合衆說至於此地乃實成其不可以東無復再



西之理勢然則大秦之山乃當北極經線之中而爲地脊者實崑崙矣大荒西經所謂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者卽此山矣夫然後自山以東水皆東流自山以西水皆西流而其外當別有西海矣藉曰不然試問水分東西流者當在何處也則必廢東西分流之說而後可也且卽廢其說而於北極海西諸說亦多窒礙也夫至出於此山之恒水而其流尙東則此山之東斷無位置分流之地若非極乎此山之界外而地無窮盡則入極之內更無可爲中畫之區然則崑崙斷乎其在大秦也地體通圓不妨

其外更有一倍也善乎魏書之言謂在大秦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以前史日入之說爲失之遠者實可證其地當北極而處地中而水之分流者卽在是也然則魏略魏書所云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者卽出於此山之河源也且吾嘗讀山海經淮南水經而疑之必崑崙在大秦而後可以通其說矣山海經云河水出崑崙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淮南子云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勃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水經云河水出崑崙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據三



書之文是河出崑崙之後必入海而又出海然後由此而達於積石也按漢書之言河自葱嶺于闐而始不復更溯其先惟郭璞西山經注謂河南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出于闐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流注泐澤已復潛行南出於積石山云云古今皆祖其說其所言由崑崙至積石備矣然並無入海出海之文似與三書不合斷不能以渤海爲泐澤之蒲昌海也夫蒲昌雖以海名特三四百里之停澤耳烏足當渤海乎卽或以渤海爲卽蒲昌海矣然河自注蒲昌之後又潛行不復再出直至積石然後乃出爲問山海經水經所謂又出海外者

更何地乎斷不能卽以當積石之出也且彼二書固明明言出海後更行而後至於積石非謂出積石卽是彼書之所謂又出海外者也然則三書所謂入海出海外者豈皆誣辭乎無是理也此予疇昔之所疑者也今而知崑崙河源實在海西而後知河流之第一次潛行蓋循大秦海曲由條支安息而來者故三書甫言河出崑崙而卽曰入渤海貫勃海然後言又出海外云云可見河流入海之時甚早並非達於葱嶺于闐以後之事也尤可證者魏略云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西王母修流沙云云其所謂



河水者在大秦之海西也其所謂河水西南北行者行於大秦之海西也而山海經云河水出崑崙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其言與魏略昭合崑崙者卽魏略之大山也行其北西南者卽魏略之西南北行也北非在大秦之海西而何也然則其所謂入渤海者非卽入於大秦之海而何也合之淮南子水經而義若符契矣夫然後謂之渤海也夫然後謂之入謂之出且謂之貫也其所謂又出海外者卽出於葱嶺于闐也此卽郭璞之所謂第一次潛行者也此予反覆而通其說者如

是則郭璞之言與三書不背而崑崙河源之在海西於此而益明矣而予又異夫水經注之謬也被見本經有入於渤海又出海外之文而無以解之則爲之辭曰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於蒲昌出於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謂此矣其文如此若自謂此數語可以了然於羣書之說者而抑知其辭之飾混也夫河水出葱嶺于闐而注於渤海正謂顯於蒲昌耳何言淪於蒲昌乎然猶可以蒲昌後之潛行當之謂旣注蒲昌而後淪也至於旣注蒲昌之後則復潛行地中直至積石而後出矣有何海水之可出乎且羣書言



出於海外未嘗言出於海水也夫出於海外者正謂離海而出於平地可謂之海外不得謂之海水也卽洛書所云出於重野者重野正非海水也乃酈氏反以爲洛書之說謂此不亦背乎蓋酈氏強不知爲知以爲羣書旣言海外則不妨飾爲海水之辭以文之又以出於海水之句之未安也則又飾以淪於蒲昌之句以麗之巧借駢言遂以混其假會而並不顧蒲昌以後無可出海之時海水之文反戾羣書之說乃卒歸於不自解也夫羣書之入海出海若不知河源在海西其說本無以解然未有如酈氏之強作解人者且易海外爲海水則不

拘其所宗何說無所往而不廢解也不獨此也水經云河水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經文如此是言河有二源其水會於蒲昌而東流與漢書山海經注皆同並無別有一源西流之說也乃酈氏注之云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國葱嶺之上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水西逕休循國南云云其說乃本經所無而注自添設者其下復云又逕難兜國又西逕罽賓國又西逕月氏國又與蜺羅跂諦水同注雷翁海而引漢書西域傳所謂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



西海者以當之其說誣班書矣夫古人之謂河有二源者以其爲流入中國之河之所自故爲分溯其源之有二也若如酈氏之說則其西流之一水雖亦發於葱嶺並不與東來二水合而同流則卽非河水矣卽使有之亦不得謂河之二源也且此葱嶺西流之一水稽之書傳無徵卽其所云西逕罽賓月氏者皆其一人附麗無據之辭難可信爲實有何以見之於其所引之書見之也凡著書者至引古人之書以爲證則必舉其原辭如其本義斯可援据以爲徵信乃酈氏論此西流之一水其所引證之書並無此水西流之說而酈氏假託其辭

妄牽其義以爲左證至於不相蒙而相反夫引書者以已說猶虛而更援古以實之者也徵實之誣如此況其憑虛所言河有三源及西逕云云者並非經文所有之義其說又安足信乎何以見其引書之假妄也蓋酈氏覺其河水西流之說之無據也則兩引漢書西域傳證之其一引漢書西域傳云犁靬條支臨西海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或河水所通西海矣其文如此按西域傳云烏弋山離國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犁靬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是臨海者但條



支耳班書並無犁靛臨西海之文也乃酈氏云犁靛條支臨西海則誣班書矣西域傳又云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班書言安息役屬條支而其傳聞之事猶未嘗見極言其遠也故曰亦也乃酈氏但言長老而不言安息則誣班書矣夫酈氏連以不能連之犁靛而截其不能截之安息則並文義而不達也然此猶其末也至西域傳此文乃係專敘條支國土與河水絕不相蒙不知酈氏何以證之曰或河水所通西海矣真不可解者也試爲詭曲思之豈以弱水西王母近於崑崙爲河水之所出乎卽如是言亦是河水從

條支流出由西而東之證而非河水自葱嶺流入由東而西之證也要之其文與河水斷斷不相涉也若如此引用以實其葱嶺一源西流入海之說則亦何所不可乎乃彼亦自覺其不安而飾之曰或乃並其或然者而亦誣之甚矣此酈氏之引書混牽其義而尙不能妥舉其辭者也其一又引漢書西域傳曰葱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千里河出其中逕岐沙谷出谷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云云其文如此按西域傳云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  
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  
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  
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  
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西域傳之文  
如此其云南北有大山者乃言通西域五十餘國之南  
北有大山不過云西限葱嶺未嘗以此文竟屬之葱嶺  
也乃酈氏則引其文而統於葱嶺可異也其言中央有  
河者但言此西域之中有河未嘗言及河水之出處也  
至下文始云河有兩源一出於葱嶺也乃酈氏則引此

文而卽以當葱嶺之出可異也且西域傳謂中央有河  
可言也有者統言其有此也六千里之中隨在而可謂  
之有也酈氏謂河出其中不可言也出者實指其出處  
也河出專屬之葱嶺不得謂河出於六千里之中也乃  
酈氏旣於此文專言葱嶺則所謂河出其中者乃是實  
指河流之從出顧以此句綴於東西六千里之下竟似  
所謂千里六千里之卽葱嶺者不知其中二字若何解  
也尤可異也夫酈氏之是非且置勿論獨異其旣引西  
域傳何以顛倒混亂其原辭也然此猶其末也至於逕  
岐沙谷以下數語乃西域傳並無此文西域傳固明言



一水出葱嶺山而酈說乃以葱嶺所出爲二水西域傳固以葱嶺于闐各一水相合而東注蒲昌而酈氏乃以葱嶺卽有二水而一水東流是與西域傳全不相合而反引爲西域傳之文則酈氏之僞益班書以曲證其西流之說者也或以爲酈氏未必如此之妄其逕歧沙谷數句當是他書之文錯簡而淆入此處者故項氏刊水經注亦以西域傳無此文疑其爲釋氏西域記之誤余謂不然蓋酈氏之謬妄甚矣卽以河水之下引西域記而論其所引于闐以東水皆東流及犁軒條支臨西海二則余已斥之於前可見酈氏慣爲臆曲久矣試以此

文分前後半論之其所云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千里者固明明西域傳之文也其所云葱嶺以東則卽西域傳西限葱嶺一句之變文也其所云河出其中卽西域傳中央有河一句之變文也亦明明西域傳之文也此前半也其逕歧沙谷數句則後半也未有前半引西域傳而後半雜以他書者也如謂後半爲他書之錯簡則又非也夫其前半之引西域傳而故變其文者正以啓其後半分爲二水一水東流之說乃其舞文弄墨爲下文張本者也設其後半非爲此說則其前半之故爲顛倒混亂西域傳之原辭者何爲也若以後半爲



他書之錯簡而混入西域傳者試問其所引之西域傳將引至河出其中一句而遂止乎則不如不引也將謂更引西域傳之下文乎則必錄其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之辭反與前半之變文不合則前半不如不變也故知自逕歧沙以下數句實酈氏之偽益班書以曲證其葱嶺二流之說者也卽不然亦酈氏故變班書之前文而自以他書牽合於其後者斷非後人之錯簡也此酈氏之引書不獨妄牽其義而又假託其辭者也夫著書者焉有引此書而非此書者哉然則酈氏何心也曰乃欲曲合乎班氏于闐以西水皆西流者也蓋酈氏狃於班

氏于闐分水之說而其叙河水也不得不及於于闐之西以爲不通班說不足以成已書矣乃觀於河水分明從于闐之西而東來者則無以表班氏西流之說於是創言河有三源而葱嶺居其二其一合于闐之水而東流其一爲休循之水而西去遂以爲逕難兜逕屬賓逕月氏安息與蜺羅跢禰同注雷翥海於是又引漢書西域傳證之曰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於西海云云觀其叙述之辭是謂河流之已入西海矣乃其下復云又西逕四大塔北又西逕犍陀衛國北而又引釋氏西域記曰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又曰犍陀越西西海中有安



息國云云夫雷翁旣在安息而安息卽爲西海則其上  
文已在安息同蜺羅跋禘而入西海矣豈有旣入西海  
之後而又逕四大塔犍陀衛以至於安息而再入西海  
者乎可見酈氏並非真知語無倫次固顯然耳乃其下  
又引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西  
海卽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按漢書又並無天竺安息國  
之文惟安息自爲安息捐毒自爲捐毒二國絕不相蒙  
卽天竺二字漢書中亦未嘗見不知酈氏屢引之漢書  
何漢書也乃其下則繼以西域傳犁靛條支臨西海之  
文而云或河水所通西海矣則是酈氏於河水之通西

海終屬疑辭而假河水以合漢書先多妄說夫所引之  
書近在日前尙猶謬妄如此况難稽之遠水其說又安  
足信乎其論葱嶺一條內又引西河舊事涼土異物志  
二書皆有葱嶺之水分流東西之說以所引西域傳况  
之亦未知其語之果出於二書否也卽使有之亦安知  
其傳信否也總之河水重源之說自古而然卽漢書亦  
止言河有兩源乃酈氏以爲河有三源而反引漢書以  
爲之證是數典而背其祖也其典尙足信乎夫酈氏以  
此文當班氏之子闡以西水皆西流也其言已見於所  
引釋氏西域記蜺羅跋禘之句下矣而顧謬引西域傳



以證之乃實非班氏之義欲曲合班氏而反重誣班氏矣其以當班氏之于闐以東水皆東流也則見於所引釋氏西域記河水東流三千里之句下矣然卽其所引西域傳而按之是欲明班氏之是而反著班氏之非也夫酈氏至於多方以斬伸班氏之說而卒不能伸則班氏所謂于闐以東水皆東流于闐以西水皆西流者其言愈不實也由其言之本不實非可強說以伸之者也酈氏之病由於不能知班氏之非而又見諸書之言河者與西海動相關涉故一則曰出於海水一則曰或河水所通西海疑之而不能明也則不得不存乎一水西

流之見以冀其說之兩通卒之直不能通乃至濟之以曲真不能通甚至出之以僞其何心哉蓋必知河源之在大秦而後六合內爲東爲西之水乃可以各爲位置而無窒碍也而後知河水所通西海不於其西去而於其東來也並無庸如酈氏設爲或然之說也至水經注世行之本往往以注混經今所據乃戴氏校本經注分明者矣世之言崑崙者觀予言亦可知其實在大秦之西而無疑而條支大秦之海並非六合內統觀之西海也夫中國之地勢偏於東者東方爲震震者天地之長男東方爲春春者萬物之統會是以聖人首出資始資



生然而八荒大矣蓋崑崙之外尙猶有一倍也若此者皆以明崑崙在大秦之海西而雄賦之所謂東燭滄海者信乎其爲東燭也或又以爲崑崙之在海西班牙氏尙不知豈雄世而知之雄安得言滄海之東燭乎曰班氏之不知以其漢書徑錄史記之文而自無所見雄未必如是也且條支有弱水西王母史記已載之至於漢末未必不知其在海外也非可以班氏律也然卽崑崙不在海西而在于闐而海亦爲東燭也西山經云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渤澤河水所潛也渤澤卽蒲昌海水經注云蒲昌海水積龍城之西南

海水溢盪覆其國城餘溜風吹稍成龍形西面向海其地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是蒲昌卽海之隘道也水經注又云東源二水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又東南流注於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流爲海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云云是敦薨亦溢流爲海以焉耆亦近海也按蒲昌海敦薨之水焉耆國皆在于闐之東而與海連屬故卽崑崙在于闐亦得謂之東燭滄海也總之雄賦東西北南四語其三面皆切附崑崙未有一面而遠及於東方之滄海者也况全篇皆言崑崙未有一句而遠涉於不倫之東海者也然則東燭



滄海之說固無疑也或又以爲滄海專屬東海如漢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後魏因滄海置滄洲皆東海也然彼適當東海耳後人相承遂以爲滄海必屬於東實不然也古之訓滄者如說文列子注諸書皆訓爲寒無屬於東之義十洲記云滄海島在北海中仙人謂之滄海則滄海通稱之證也至海之以勃名者高誘天文訓注曰勃大也墜形訓注曰勃大海也漢書音義引字林曰渤澥海別名也皆直以勃海爲大海史記高祖本紀索隱引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爲勃名曰勃海郡此注專舉濟北以釋

齊之勃海然旁跌之義則凡海皆然故郭璞南山經注曰勃海海岸曲倚頭也漢書子虛賦注引應劭曰渤澥海別枝也說文云渤澥海之別也皆與旁跌之義相合故魏書以條支及安息西界至大秦之海皆謂之海曲曲卽旁出之謂矣至漢書溝洫志云同爲迎河入於勃海及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則是河出積石旣經中國而後注於碣石之海非山海經淮南水經所言河出崑崙遂入之勃海也至困學紀聞以河自元光東徙之後始注勃海而泥碣石不當有勃海之名乃龔臣瓚之說豈知勃海固通稱乎閻氏潛邱劄



記言之詳矣而猶未知西海之亦爲勃海也夫子之反  
覆論辯者不過藉雄賦以明崑崙之必當海西而其海  
尙非西海以確合於北極河源之說若專以雄賦而論  
則無論崑崙在海西在于闐而滄海皆爲東燭正無用  
此連篇累牘爲也此予疏明賦中滄海句之言崑崙者  
五十六也一其賦云西耀流沙此則明言崑崙而觀者  
不察也何以徵之西山經云崑崙之邱西三百七十里  
曰樂游之山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淮南時則訓云西  
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高誘曰流沙蓋在崑崙之西是  
流沙屬於崑崙此賦之所以言西耀流沙也按此句或

又以東西南北四語猶言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耳不獨  
倉海丹崖非必崑崙卽流沙幽都亦何必定於崑崙如  
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流沙豈亦主於崑崙而  
說乎曰禹貢之全篇未嘗主崑崙故其言流沙者極西  
而已矣以對上文極東之海所以表中國之東西也此  
賦之全篇皆主於崑崙其所謂東燭之海並非東海而  
仍崑崙則其言流沙者崑崙而已矣非禹貢東漸西被  
之義也此予疏明賦中流沙句之言崑崙者五十七也  
一其賦云北曠幽都此亦明言崑崙而觀者不察也何  
以徵之海內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淮南



子墜形訓云崑崙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又云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相如大人賦云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是幽都在北方而與不周崑崙相屬此賦之所以言北曠幽都也此子疏明賦中幽都句之言崑崙者五十八也一其賦云南煬丹崖觀者但據服虔注爲丹水之崖而不求其實而不知其言崑崙也何以徵之淮南墜形訓云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閭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始是謂丹水又云赤水出其東南陬楚辭惜誓云涉丹水而馳騁兮王逸注曰丹水猶赤水也淮南言

赤水出崑崙也海內西經云赤水出崑崙東南隅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說文云巖厓也是赤水卽丹水出於崑崙之南其厓顯著此賦之所以言南煬丹厓也按此句若以丹厓非卽崑崙丹水之厓而謂雄賈賦甘泉試問丹厓當何指也若他處之以丹厓名者莫著於南陽之丹厓呂氏春秋所謂堯戰於丹水之浦也水經注所謂頰壁霞舉也又永州之丹厓東方朔七諫所謂哀高邱之赤岸曹子建求自試表所謂南極赤岸也然其地特一隅之巖巘耳旣無負絕之象又非南極之區雄賦甘泉何因取之而與滄海流沙幽都三方之



極遠極大者並舉也或曰然則子建何以言赤岸而亦曰南極曰彼指魏武行師用兵所極之地而非言其於四方爲極遠極大也故使雄實賦甘泉則丹崖之地無著必知其全體崑崙然後知其實爲崑崙丹水之崖而賦始可解也而後知賦意但主於切近崑崙而亦非主於遠大也乃服虔注則但以丹崖爲丹水之崖而不明其實蓋虔正無從明其實也虔不知雄賦之本言崑崙而以爲實賦甘泉則不敢注爲崑崙丹水之崖何也賦若爲崑崙丹水之崖則於甘泉爲西何以爲南煬也虔又不敢注爲他處之丹崖何也他處之丹崖不足以配

滄海流沙幽都之遠大而明著也故第注爲丹水之崖以混之而已然渾言丹水之崖何人而不能注而待虔乎今既知此賦全體之爲崑崙而墜形訓及惜誓明明以崑崙之赤水爲丹水王逸明明謂丹水猶赤水則丹崖者明明卽崑崙赤水之崖而無容含混矣張衡思元賦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謂崑崙赤水之岸也七諫之赤岸乃永州之丹崖思元之赤岸則卽崑崙之丹崖也抑更有異者此賦東燭滄海四句班固東都賦襲之曰西盪河源東滄海濬北動幽崖南耀朱垠其所謂幽崖者卽幽都故李善亦以幽都注之然古今



之稱幽都者無所謂幽崖也不得以言出班固而謂其幽崖必當典要也則分明變雄賦之都字而漫易爲崖也至其云南耀朱垠善注朱垠爲南方而引甘泉賦南場丹崖以證之夫丹崖旣爲丹水之崖則地之有定名者也而易爲朱垠空洞之南方將謂卽丹崖乎丹崖不得謂之朱垠也若謂朱垠實空洞之辭而非卽丹崖乃班氏之所謂河源者分明卽當雄賦之流沙海濱卽當滄海幽崖卽當幽都一一皆如雄賦中可指之定名定地何以朱垠獨不以當丹崖而別爲無可指定之地合二賦觀之七地皆實而一地獨虛何以自歧其文義也

且李善何以卽以丹崖注之也然則朱垠固當卽爲丹崖而無如班氏之未合也夫丹水爲一定之地如稱濟水漯水洛水渭水也乃忽易之爲朱垠則必丹水之一名朱水而後可也卽不然亦必朱垠實有可指之地而後可也若曰無之則是班氏不過避丹崖之明襲而易丹爲朱不啻見紅字而易之曰赤耳夫豈有明襲雄賦一定之丹水而可以空洞之朱字易之者乎爲問朱垠果何地乎從來南方之地未有卽可以朱名之者也不能以南方屬朱有朱天朱明朱鳥之稱而謂朱卽南方實有之地名也卽地名朱載朱盧亦屬一隅定地非可



以一朱字空洞爲名則班氏未之思也至善注旣渾稱朱垠爲南方則無定之總名也乃又引雄賦之丹崖證之則又一定之專名矣卽此一注貌似融洽而實不相聯貫蓋不過隨文衍釋而並不尋其所以然也非予之議雄而又牽涉於班賦也必明班賦而後益明雄賦夫使班賦而非粉本於雄賦之丹崖猶可也乃明明粉本於丹崖而乃易丹爲朱則知其並不實究雄賦之丹崖爲何地則無論雄賦之關涉於崑崙班所未究卽以關涉於甘泉而班亦未究也夫卽此丹崖二字服虔不究李善顏師古不究乃並班固襲之而亦不究則於全賦

之他句皆不深究可知更何從知其全體崑崙乎無怪乎茫然相率以旋室傾宮爲桀紂一任雄之飾序以欺人也此予疏明賦中丹崖句之言崑崙者五十九也一其賦云炎感黃龍燦訛碩麟觀者但謂其頌稱祥瑞耳而不知其亦崑崙也何以徵之封禪書云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又漢文帝十三年公孫臣上書言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也後黃龍見成紀文帝乃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又論衡驗符篇云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黃龍見於成紀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出漢竟土德也軒轅德優以黃爲



號皇帝德侔黃帝故龍色黃示德不異是黃帝得土德而見黃龍漢卽以見黃龍而效黃帝此賦之所以言炎感黃龍也按此句似非言崑崙也然實以黃龍之見託於土德而欲效法黃帝則實爲崑崙之言也夫漢以火德王乃高帝創垂之定制漢書高帝紀贊所謂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尙赤協於火德者也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當土德色尙黃班固譏其術之疎是也張蒼又以爲漢當水德而魯人公孫臣亦言漢當土德其符黃龍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草立土德時歷制度更元年至武帝則又信公孫卿之言至云吾誠得

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於是迎黃帝寶鼎至中山而黃雲蓋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有黃白雲降無不以黃表瑞則固居然土德矣至宣帝時黃龍見新豐又見廣漢郡於是直改元曰黃龍至成帝鴻嘉元年黃龍又見真定則正賦之所謂炎感黃龍者夫漢之始易火德爲土德文帝信公孫臣之言爲黃龍也武帝信公孫卿之言爲黃帝也要皆所以諛頌其登仙也黃龍之說自文迄成莫不爭相傳瑞而黃帝之爲仙則尤世世慕之黃帝之仙跡著於崑崙則凡黃帝之言皆崑崙之言也故王莽下書引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仙上天張樂崑崙



虞山之上黃龍者黃帝之瑞也則言黃龍卽言崑崙也  
此言黃龍者也又漢書禮樂志朝隴首覽西垠靄電奈  
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黃德卽土德也是又以五趾之  
麟爲土德與黃龍同矣此雄賦之所以言燦訛碩麟也  
夫漢書言獲麟而曰朝隴首覽西垠臣瓚謂其登於隴  
首以覽西北隴首之西北則猶是崑崙也蓋漢主心乎  
崑崙故郊祀屢言崑崙所以獲麟所覽之西北亦崑崙  
也此以言碩麟者也且當時之以麟龍屬於崑崙又實  
有可證者漢書翟方進傳王莽大誥云太皇太后臨政  
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

昆侖出於重壑古識著言肆今享實此迺皇天上帝所  
以安我帝室則正當時以麟龍之瑞聯屬於崑崙也夫  
賦辭之諛言祥瑞如此焉有前文以桀紂亡國切戒之  
理也此子疏明賦中黃龍二句之言崑崙者六十也一  
其賦云選巫咸兮叫帝閭觀者但謂其空言巫顓爾而  
不知其言崑崙也何以徵之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  
靈山有巫咸巫卽巫勝巫彭等十巫從此升降西有軒  
轅臺臺卽崑崙之臺墜形訓云軒轅邱在西方巫咸在  
其北方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離騷通體託意崑崙是  
以亦言巫咸巫咸與崑崙相接此賦之所以言選巫咸



兮叫帝閭也其曰叫帝閭者離騷云吾令帝閭開關兮  
倚闈闔而望予帝閭卽指崑崙之間闔故下云朝吾將  
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縹馬賦中之帝閭本於離騷之  
言閬闔非泛言也但騷之開帝閭言啟關以證天帝賦  
之叫帝閭謂開門以延羣神耳易林云上崑崙入天門  
帝閭卽天門也按此句若以巫咸非屬崑崙試更以張  
衡思元賦證之其賦云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  
洋伏靈龜以負坻兮巨螭龍之非梁登閬風之曾城兮  
搆不死而爲牀屑瑤縈以爲糝兮斟白水以爲漿抨巫  
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合嘉禾

以爲敷章懷太子注亦引山海經靈山巫咸巫彭巫謝  
等十巫解之今無論其賦中崑崙閬風等語也卽其上  
文之白水則河圖所云崑崙之白水離騷所云朝吾將  
濟於白水也其下文之嘉禾則山海經淮南子所云崑  
崙之木禾也然則巫咸不屬之崑崙而何也或又以巫  
咸山在古之安邑卽今山西解州夏縣其地與崑崙不  
屬水經注可證也而不知水經注之誤也其文於涑水  
下云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地理志曰  
山在安邑縣東海外西經曰巫咸在女丑北云云大荒  
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卽等云云按安邑之



巫咸山爲春秋時虞地後爲晉所併非遼遠之域也而大荒西經則云山在大荒之中豈夏邑爲大荒乎且海外西經云女丑之尸在丈夫北巫咸國在女丑北女子國在巫咸北若以安邑之巫咸卽爲女丑北之巫咸爲問女丑尸女子國在安邑比近之何處乎呂覽求人云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其肱一臂三面之鄉淮南墜形訓云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又海外三十六國有女子民丈夫民奇服民一臂民三身民則正山海經呂覽所列與巫山相屬之地爲問又在安邑之何處乎水經注徒以

巫咸二字遂牽合山海經之地以當安邑而後人據之則誤甚也且何以古之言崑崙者動輒曰巫咸也則山海經之巫咸自屬於崑崙也此予疏明賦中巫咸句之言崑崙者六十一也一其賦云開天庭延羣神此則雄明言崑崙而觀者不察也何以徵之水經注引昆侖說云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元圃一名閼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是爲太帝之居天庭在崑崙上層而曰帝居此賦之所以言開天庭兮延羣神也此予疏明賦中天庭句之言崑崙者六十二也一其賦云徘徊招搖觀者但據舊注解招搖爲彷徨耳而不知其



言崑崙也何以徵之曲禮云招搖在上鄭注招搖在北

斗杓端主指者此文與下天官書皆已引證於前惟賦只主於用崑崙之言而不顧篇首篇末

兩招搖之重複故不得不隨文重引以證之史記天官書云杓端有兩星一

內為矛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矛索隱

曰說文云杓斗柄即招搖也又拾遺記云崑崙山對七

星之下徐整長曆云北斗當崑崙上是招搖為北斗北

斗當崑崙此賦之所以言徘徊招搖也按此句招搖李

善訓為彷徨音招為必遙切顏師古音招為上遙反其

意謂此招搖與前詔招搖與太陰從本音本義者不同

孰知皆非也古之言招搖者無不以招指為義無不有

柄指之象招之為言指也謂凡物之標末之所指也招

搖者謂以標末招指而動搖也招字中有標末之實物

非徒虛義蓋凡字必先本於虛義而後以名實物然及

其既已著為實物之名則不得徒為虛義如招指二字

若指者為手之所指向則是虛義然既已著為人手之

十指則屬於實物不得徒以為虛義矣就如招字亦復

如是招者為手之所招麾則是虛義而招者乃是一切

凡物標末之定名實象言招即猶言標末則不得徒以

為虛義凡古書言招搖二字者皆是謂以實物標末之

象高舉而動搖乃謂懸招而搖非以招搖二字為平列



之文義如顏李所誤解者故凡言招未有招字中無挾  
一物標末之實象者物必有柄而後有標末故招字中  
未有非柄指之實象者必先明乎此然後可以確知招  
搖二字乃謂斗柄之杓指而動搖而非有可易也招搖  
之星一名搖光又曰搖光吐或作瑤光者通假之字而  
其實搖也凡字即聲爲義如瑤字亦正謂美玉光采如  
動搖之象其聲義與搖字皆主於名而制字  
是以瑤招之爲指者說文云招手呼也則以手爲柄象  
而指也如邶風招招舟子正義引王逸云以手曰招是  
也卽今人所謂招呼猶拱手也然近而可見則以手招  
遠而不見則以物招如左傳招我以弓招虞人以弓孟

子招虞人以旌之類以手持物則猶是手招也蓋必手  
呼而後爲招也必有象而後爲招也故曲禮鄭注云招  
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則斗爲柄象而指也夫指之  
本義手也招之本義手呼猶手指也杓端主招比之於  
手指也故曰招搖也又史記天官書云杓端有兩星一  
內爲矛招搖則矛爲柄象而指也故夏小正云正月斗  
柄懸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六月斗柄正在  
上用此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皆以言斗柄之指也淮  
南時則訓所云招搖指寅指卯之類高誘訓招搖爲斗  
建建之言猶立猶樹則必實有竿柄可樹立之象如矛



如斗如手指然後得謂之招搖又覽冥訓云不招指不咄吒楚辭遠遊云建虹采以招指荀子成相篇云呂尚招麾註謂招麾卽指麾說文云麾旌旗所以指麾也麾卽麾又字詁謂手指曰麾楚辭註謂舉手曰麾左傳注云麾招也則招與麾同義可見招者指之象也故必實有用以招指之物而後爲招夫諸家傳注皆以招搖爲斗杓者說文云杓斗柄也漢書天文志云杓攜龍角注引孟康曰杓斗柄也後漢書崔駰傳注云杓卽柄廣雅集韻皆云杓北斗柄星淮南天文訓注云斗第五至第七爲杓禮記檀弓注云魁爲首杓爲末廣雅釋詁云杓

末也又漢書天文志云用昏建者杓律歷志云玉衡杓建注引如淳曰杓斗端星也凡此諸言杓者無不爲杓爲端爲末且謂之建故詩小雅云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揭卽建也諸傳注訓揭曰舉曰立舉曰高舉曰豎與諸書之訓建曰立曰樹一也楚辭遠遊云擘彗星以爲旂兮舉斗柄以爲麾舉卽建也麾卽指也戰國策云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厨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斟者說文訓勺斟羹者謂注於斗之羹則羹由勺柄而出猶酒之由壺嘴而出也故斟字从斗然斟自爲勺羹自爲汁二字各自爲義謂羹之以斟注者也



史記張儀傳但作廚人進斟而無羹字斟正所以以斗注羹言斟則羹在斗中非如方言索隱誤即以斟爲羹汁也若斟卽爲羹汁从斗何義字旣从斗豈能舍斗而但爲羹汁淮南子所云羊羹不斟猶言酒之不酌於壺嘴卽中山策羊羹不遍之意耳然斟必主斗惟斗而後爲斟又何嘗如方言之訓斟爲益乎惟方言以斟爲汁則無以解羊羹不斟之語故不得不又強訓爲益若非說文何以正之蓋進斟卽進斗進斗而後可擊斗擊卽杓擊也故史記張儀傳但云廚人進斟淮南天文訓云北斗所擊又兵略注云杓所擊也惟柄然後可擊是以

說文云料勺也杓料柄也料與斗爲一字杓爲料柄卽勺柄也杓字從木而得是在器料杓之字由後成而在天斗杓之象實先起也故詩小雅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正斗杓之象同於勺柄也淮南本經云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其曰取酌曰資糧正招搖之取義於勺柄也夫如是則知杓卽柄也招搖卽柄之所指也然亦有柄與杓分者說苑權謀篇云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標卽杓也彼我兩端俱銳故一爲柄一爲標然凡銳皆得爲柄爲標對文則異散文則同雖分仍實一也故



天官書又云雲搏兩端兌杓是雲之銳者兩端皆名杓若斗則正一端銳故杓卽爲柄杓端而後爲招搖則招搖卽柄之所指也漢書息夫躬傳云躬邑人賈惠教躬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爲匕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則卽象北斗之柄而指顏師古注謂或招或指非也招卽指也卽以桑之指枝象招搖耳指枝猶言招枝也莊子所云天下指而至者卽是招而至也蓋凡物必有柄可指而後謂之杓凡物必柄之所指而後得云招搖不獨北斗之星爲然也故凡歷觀書篇之言招搖者皆必其言中實有可指之



通鑑